# 左海文集

# 左海文集卷五

福州陳壽祺恭甫

## 荅林敬廬書

春來疊奉手教懃懃懇懇且感且媿蒙示為學之要以敬靜培其根以先聖賢為的而勿以一時之聞人自期屬望過深而陳義極正壽祺雖鶩鈍敢不夙夜洗心奮力以求無負君子誨人不倦之盛心耶至壽祺閨門根事上厪慈懷勸勉以自理性情雖父兄之愛何以加茲銘謝銘謝壽祺數年砥厲庶隅僅望狷者強勉學問猶未得為君子儒存心養性之功實未

有執守當日勗一日而已正月幸得一男中年差自慰也餘不多及壽祺再拜

上阮侍郎夫子書

弟子壽祺謹奉書侍郎夫子閣下十月十有五日敬聞

詔書以夫子禮服逾期起復撫閩奪情雖非得已然斯時之閩海水羣飛公餗方覆　朝廷以東南筦鑰非公莫任宜若援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之義上紓宵旰盖海內承望風采久矣豈獨壽祺為桑梓慶耶海隅彫敝　甚得大君子與之休養生息行之以忠允劑之以寬猛庶其有豸壽祺不揣冒昧敢略陳鄉土疾苦以備蒭採焉自鯨鯢殘孽橫行海上近二十年其欲睥睨臺灣非一日矣今年春官軍

出其不意破之洲尾雖少挫其鋒而蟻類實繁南北遊奕猖獗猶昔殆非可甘寢之時也凡水師之調遣戰船之修造兵餉之支發海口之防禦固皆總督專政然博訪土人以悉利害募敢死士以伺宜便勸成其謀而不有其功與可一濟福建濱海要地皆有統帥鎮之連江之黃崎其一也它日所閲兵船豈無陳朽不可用歲修之資豈無展轉浸蝕不足給灰繩之費出洋兵丁法豫支口糧三月而胥之蠹食豈無出納濡滯將士雖奉檄巡哨豈無伏處艨艟歲時偷安者乎浙江海島五百六十一所福建四百五十七所

乾隆五十五年有議驅其居民空墟其地者　朝廷以其人安居樂業難遽遷徙自舊時封禁諸島之外均免驅逐而責文武以實稽察編列保甲毋使容姦盜有隱混即焚其草寮漁船出入口岸官給印照登記姓名其有匿藏貨物形迹可疑立加嚴詰奸宄可得　聖人之慮至深遠若此也今閩距黃崎不百里有禁地曰官塘西洋亡賴結草為寮聚匿其中衆且數萬名為負販魚鹽實兼為海盜藉兵齎糧貿有易無縣令莫敢誰何顧此輩亦頗患其巢窟之燬每鎮將至部校漁弋供媚衆餞一觴誰暇擇肉主藏賴

姦習爲故常願察察之苟一隅如此它可知矣又福州南郭外南臺一都會也閘狐鼠不時往来交售米貨偵伺虛實其寄䠂蹤跡民閒或不知之而與爲市或知之而不敢言然文武官吏猶不免養姦何以責商賈巨商大賈猶不免甘毒何以責窮民此壽祺所日夜隱憂危如累卵者而當事猶燕雀處堂苟爲粉飾恐旦夕禍變未必不在蕭墻之内矣閩中土瘠民貧下游四郡常以瓜薯支半歲食石米過緡錢三千則人心洶懼省治曩有奸人煽惑居奇每於沿谿要遮米舸騰涌至速大吏嚴嘗按律治之且以時定米

穀價故嘉慶戊午以來三四年閒糶糴最平民稍喘息此誠綏靖之先務也漳泉之結會龍溪詔安馬家巷石馬之行刼向來官之所知而花會之熾蔓延省治嘯聚之患漸及上游官所未及知也鄉邨之械鬥濱海之鹽梟向來官之所知而墨吏之魚肉蠹役之嫁禍劣衿之把持又官所知之而未盡者也花會之煽由於大府之騶馭納賂護匿捕之則鬨風四竄故治之當自耳目之近始欲除奸蠹必戒良善之株累欲除械鬥必會營深入曉示利害使獻其首惡數人痛懲之而其餘安堵如故此易易耳若夫士子讀書

患在學無師法墨守講義擷取浮華而不知為通經復古之業望有以提唱而裁成之其為壽祺所知績學端良之士別疏數人以資延訪其所不知不敢妄語夫百姓雖頑仁義不可不講吏材雖衰政教不可不立使賢者益勸不肖者皆有以俯跂是故善日遷而罪日遠及其既敝未有不振奮嚴厲而能治者也今之為吏昏庸之害深於貪墨姑息之毒烈於暴戾療痼痾者非鍼灸不達孅藜莠者非刻鋤不絕翫侮久積則廢法而損威可勿慎與夫子智名勇功無資文武豈煩蒙瞽參預萬一且壽祺屬在部民不宜遽

涉公事特特平主感恵徇知義均子弟不敢不竭其愚惟恕之察之幸甚壽祺頓首頓首

## 上儀徵阮夫子書

弟子壽祺謹問左右前月蒙惠書知夏秋患脾溼久私心憂濾伏惟導宣為道自重去月以有撫閩之
命奉讀啓聞略䟽鄉土所苦書未及達則聞夫子抗章陳請引據經義堅辭奪情禕哉此舉志節炳於海内矣蓋上以恩被下以禮守上下交羡抗古義高夫懷祿忘親貪位棄禮之事習為故常則仁義日衰廉恥道喪如夫子所持庶足風示衣冠磨厲頑鈍伏拜下風且欽且嘆乃者聞諸道路頗疑䟽中稱病非實然壽祺知夫子哀毀之餘心摧而體瘁病豈一端

庸獨緣簡書督廹遜詞以謝　朝廷者哉聞公卿間
亦有以辭安富尊榮為夫子難者然此言猶未盡也
竊謂人生大節無它忠孝二端而已矣此而所守不
堅則本實先撥何以立朝假令人臣以終喪違詔雖
獲嚴譴猶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況　聖明孝治
王道無偏有不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灼然諒其志節
者哉然則夫子之不負所學乃所以不負吾　君
者也必不以世俗之得失為進退明矣朱文正公之
事
君也前席啓沃動歸仁義晩年衰績謇直益
固忠愛之誠質諸天地十一月二十七日名對良久

乃退而公即於是日寢疾不出矣易簀前三日作笏
廚詩二首此公絕筆即公之遺章也平日不言溫室
樹嘉謨入告外鮮知聞而　聖人再下詔褒闡之
拳拳然好是正直之忱溢於詞表數年來朝野毀譽
之私至是亦熄以此見天道之予善而人心之不亡
也臨風興感輒因附述惟恕狂愚幸甚壽祺頓首

上儀徵阮夫子書

弟子壽祺再拜季夏奉手書敬悉夫子奉 命調撫江右伏惟夫子督漕兩載忠勤倍異顧事勢時有所閡而不能盡其才 天子知之故有是 命此大臣之忠盡所以達天而亦江右之民之慶也今 朝廷雍肅海內清平大吏莫不砥節首公以答 明聖然而積習猶有未改徒法猶有未行者守令以奔走請謁為勤而不遑下問疾苦監司以文牒往復為績而不肯直破拘牽寬考課以遇吏而人多徼倖減科賦以便民而吏或恣貪徼倖中則狎翫生恣貪與

則賄賕至案牘壅滯紀綱積弛職此之由不可不審以夫子之仁且勇智其必有以磨厲而量劑之也近者同門多遷九列香東侍郎盡先朝露可惜也蒙示升沈有命惟著述之在已者不可忽又以學者在世當自求其所以不朽者勢分崇高未必盡足傳世循循善誘之忱敢不謹守是言為金石壽祺少無宦情壯遭孤露痛心疾首萬事灰槁慈闈衰老終鮮兄弟比已陳情乞養庶省僁尤生性迂拙豈敢妄覬功名得失不以謀卜筮爵祿不以攖者好衡門樂飢固其分也自維薄材綿脆重更憂患疾疢牽纏精力銷減

資識駑鈍聞道恨晩遂成枯落嗟悔何及著述之功不朽之業焉能副尊長所期哉但疇曩所區區從事者五經異義疏證外有校定伏生大傳將付剞劂又有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春秋左氏禮公羊禮穀梁禮頗發諸家所未及七緯攷正說文經詁兩漢拾遺輯別錄七畧閩詩苑諸種多未卒業不忍遽棄亦思稍加綴緝以自娛悅要之昏鈔稗說終不足與於大雅耳比年頗作古文詞務去俗而不求異惟達其所欲言而不沾沾于伸縮搏捖之工未知少有合于古人之百一否也五經異義

下卷續有更定謹再呈一袟就正此編雖備檢覽第
如禾米秉筥之數漢收田上中下之制釁之用金用
木觚之二升三升辨山川之祭四望爲周禮三望爲
魯禮辨雜記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爲魯始賜郊之禮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孟獻子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爲以周禮正魯據
說文舊唐書禮儀志冊府元龜辨三歲一禘爲先王
之禮五歲一禘爲周禮據逸士雲記逸禮辨大夫士
宗廟有主據周禮穀梁傳辨公羊說五兵數楯鼓爲
非據盧植王肅馬昭范甯杜佑所引喪服經辨夫爲

婦之長殤當作為夫之姊之長殤據後漢光武紀辨
文帝廢呂后配食而更尊薄太后之誤據五行大義
證三光考靈耀為尚書緯之篇題據左氏穀梁公羊
音義知古本三傳鸜鵒皆作鸛鵒略資考訂望夫子
公退之暇涉筆教之肅問起居伏惟為國自重不宣

# 上宮保尚書儀真公書

弟子壽祺謹啓宮保尚書夫子閣下去夏桓副戎抵閩齎賜札及擲還鄙稿五册去秋尋復得洪衙官書寄至所賜仿宋刻十三經注疏一篋敬感敬謝蒙示論孟論仁論明辨以晳其中盧山講學源流一段誠千古學術關鍵自来博洽通儒未有窺見及此者也性命古訓宅日莫更受而讀之所以啓牖顓蒙者曷窮耶壽祺鄙作古文詩辭率抒胸臆於古人義法無所解緣尊命欲取而教之輒敢寄呈左右不意過辱奬飾許為近今大家聞之惶駭汗下昔昌黎韓公一

代山斗其為文海涵地負入神出天乃於樊宗師盧仝之譎怪劉叉之佻陳商之晦楊敬之孟琯之少李翊尉遲生王塤之淺皆極相推與蓋亦善善從長之義今夫子命世之才囊括萬有而弗遺寸長扶掖如不及若此豈非誘之而使取法乎上耶壽祺駑鈍譾陋何敢當茲惟蠱沒齗無悖師訓而已外有閩中儒林文苑傳稿二冊經辨二冊當悉繕寫再呈誨定幸甚伏悉夫子福履康綏海南靜謐水陸騷除皆智勇忠勤之效仰頌無已聞夷人互市駕馭頗難西洋此輩桀驁狡黠常有輕易中國之心內地商賈又往往兼

諶義於彼故益長其驕撫之不可失懷柔然亦不可失威重也壽祺嘗深思天下事重有憂者如鴉片一物夷人販運既以戕中國之人又以耗中國之財用心叵測流毒無窮計二十年間天下之甘其酖而傾其貲者奚啻累千億萬編氓陷之十二三焉庠序陷之十四五焉紈絝陷之十八九焉冠弁陷之十一二焉其勢方日熾而未有止不識再復二三十年其為戕耗又將何若蕩而不反得無如狂國之驅不狂者而飲於狂泉耶嶺南辦此事嚴矣然卒莫能禁絕者其源在海關藉是以充榷稅吏役藉是以肥橐橐洋

商藉是以年奇嬴不絕其源害莫由熄然即使　朝
廷停罷互市歲捐海上數十萬金之稅而夷人失利
上下騷動游手怨咨何所安置内外阻窒思之實無
良策顧未知蒼蒼者之悔禍何日也今
天子明聖岳牧賢能莫不孜孜然求治然以壽祺耳
目所及則以為令長不盡擇循良雖欲求治而不可
得大吏不盡除供億雖欲求令長之賢而亦不可得
夫民事皆自令長始令長廉明以勤而民服昏墨以
惰而民不服惏酷以急而民愈不服固也乃其中拙
者索府庫以應廚傳巧者浚脂膏以奉餽秣如此安

得不上蝕而下漁上蝕而下漁則吏安得善國安得
治凡人之情處房幃則不闢門廡閈戶牖則不見牆
垣州部廣大物衆蘖牙耳目所寄蒙蔽者多即有離
婁之明惡從而周察之故令長之賢否詭之道府而
道府或以愛憎為毀譽訪之倅掾而倅掾或以厚薄
為抑揚詢之營弁而營弁或惡直而喜衺諏之紳衿
而紳衿或道聽而塗說此亦聽言之難也惟吾夫子
毗代作楨仁義匡濟德澤施於四方聲聞溢於海寓
而閩中比者民風之敗士習之媮且卑將日趨而日
下焉得天使吾夫子一拯捄其衰乎是輿情之所喁

望非一人阿好之私也羊城新拔三五佳士由夫子立學海堂精舍養之教之之功異日可漸與浙中人物頡頏矣小雲世兄在京已補何缺諸世兄想皆英特必有絕壓超羣足以紹伊巫而繼賈鄭之業者惜未能往見之鯉庭也久廢侍側惟日為歲瞻望龍門彌增慕戀肅問起居伏惟鑒察

## 與總督桐城汪尚書書

伏惟尚書督府閣下再莅閩習諳閩之地俗民情所以求為閩殖元氣剗秕政非一端矣蓋閣下守程朱之學而務見之行事其所欲成就不獨效近時張清恪陳文恭之在閩而已雖然閩之人皆閣下赤子也赤子日被父母之養而猶有疾痛痾癢不能自達與達而弗及謀者於此而苟有為閣下所知之人而耳目所及不以聞於閣下是則鄉士大夫之過而亦閣下之所不取者也鄙人敢忘其檮昧稍獻愚管焉竊惟今日事勢之大且急而切於治閩者數端曰責吏

職曰嚴吏課曰養民財曰正澆俗曰除莠慝曰汰游
食曰鋤蠹胥曰行勸罰令
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加勞勗勤
遇變罪己至於淚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
厲天下誠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道也凡百有
位疇弗媿厲激發仰答
朝廷之至意然觀賢大吏常靖共不懈而政事未盡
張舉者何也其責在有司奉行不力故也大吏懸一
令施一政例必行司飭府委縣展轉四五官辭簿書
期會程限日月文牒遷延動經數時而監司或意見

忝差守令或情面請託加以終日奔走投謁鮮暇吏胥欺朦習為沉錮經年累歲壅滯不行及草率議詳糊衚塞責仍不過一紙空文已耳州縣積獄不結弊竇紛滋上下駮覆文牘如山囹圄久繫動多瘐死其害又有倍蓰而無算者夫守郡之長朝夕振厲精神孳孳釐盤錯剔芽蘖以冀臻敉寧猶患不足柰何泄泄燕燕效爰盎亡何之飲慕汲黯卧治之功乎縣令不日與百姓相親以民事為家事而徒伺候公門敝精神於無益之地恐紀綱隳壞於冥昧蠹潛乘於罅巇後雖噬臍弗可及已天下之治否視縣令縣令

之進退視考績三歲大計廉與能者必舉昏與罷者必絀則賞罰信而風旨明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懼昏罷不絀而欲吏治清官常正不可得也且昏罷之為民害夙退一日則百姓如離湯火苟容一日則不啻若疢毒之益深癰疽之益潰人情豈有不忍於虵虺而忍於魚雀不忍於木偶而忍於狹提者邪今清強之吏或格於部議不能破格薦用若闒茸貪汙之類部議未嘗禁其糾劾也又或婾嬰而不決每遇計期外議籍籍以為某罷輭當去某惏黷當斥既而上計卒無一挂彈章者豈百里之才盡賢而道路之

言失實與抑政體寬大不肯廹烈操切犯柬薪之譏與是非不在其位者之所知也夫閩頑梗之習莫甚於泉漳以泉言之其土瘠其人滿其俗强好凌弱衆好暴寡貪好噬富頑惡好害善良其野人善爭鬬其士子善舞文其吏胥善挾制官長晉江石獅等鄉白晝當路鈔掠殺人五堡厝上等鄉窩匿奸宄通濟海盜巨商大賈自厦門私販鴉片獲利無算因致素封俗之敗惡未有甚於此者此教化久失之效也近海氛已熄結會已除械鬬漸少比年臺灣運米接艫而至民得賤糴飽食然爭訟殺掠藏奸違禁之事猶未

絕也往時猛吏治泉關其止勦捕兇善鈎致魁惡而用之往往焚爇邨莊株連族屬始未嘗不撲拔一時然其害至不可勝道夫越人相攻擊自漢已然而奸民之通盜自前明倭奴之寇與　國初偽鄭之變習貪利餌非一日矣然其魁惡能歸名黨與脅以煽之者鄉不過數人耳今既能鈎致魁惡何不如趙廣漢張敞之所爲或明正其罪而創艾之或使相爲擒捕以自贖而顧置爲爪牙魚肉無辜盡張恫喝揣肥而食所求不遂則燒其室廬破其積聚使平民棄其財賄器用蒼黃逃竄無所投歸不填溝壑即驅之萑苻

耳是所謂林猿之禍池魚之殃也是吏之豺豺狼以
搏齧磨民之脫狐狸而羅貙虎也故胥役之利猛吏
也如豪奴之得猾主而民之畏胥役也甚於畏盜蓋
濱海饒實之家固已十破五六矣古者周官保息六
終曰安富富民者邦國之元氣不可以傷陷也烏喙
常山大黃巴豆之屬攻疾雖速然投之不慎元氣一
斵身亦旋殞數十年以来泉之元氣摧剝殆盡矣今
之宰於泉者猶復效尤不已詡為長策不識摧殘之
極依於胡底此鄙人所為杞憂者也福州城中上戶
鮮十萬之産而婚姻宴會死生葬埋之事競尚奢侈

一女之嫁輒數千緡一日之觴或百緡閭閻之珠璣溢於簪舄嬰穉之錦繡以藉涕洟財安得不匱生安得不窮紈袴之子乳臭已狎狹邪庠序之生嗜好乃甘鴆毒庶人親喪百日之內乘凶納婦宦家親喪再朞之內徇俗嫁娶敗禮悖教興於不孝之甚士安得興學俗安得長厚積波非一柱之障狂泉非一夕之清每對同志輒興衆欷願大君子身教之餘更出條約以嚴喻之庶幾戶知禮節馴挽澆漓耳近省城內外草竊甚繁花會甚熾賭場鴉片館甚稠去冬候官令嘗於西郭外沙堤捕獲劇賊惜兵不部署俾積惡

竊醜乘空脫網踰年設法乃復成擒閩縣尚斡南洲
久為盜藪莫能誰何若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密令協
緝嚴定賞罰則奸宄何難立得花會匪類常聚外鄉
及五虎山左右恃其僻遠又有皁圉輿臺受其賄而
為之耳目故聲息一動則聞風遠颺此宜密調文武
吏潛偵虛實聲東指西使迅雷不及掩耳以取之者
也海内生齒繁而游惰夥於是求食於官者衆非投
身為僕從即占名為徒役途徑便捷積成淵藪此輩
上蔽主人之耳目下為奸蠹之脣齒能者鮮衣美食
頤指氣使劣者蠅營狗苟嚼肌啜膚一府傔從且數

十一縣胥役或千百是府有數十狐鼠縣有千百虎狼也雖廉明之君子孰能使之箝伏勿動哉竊謂此輩不可廢而可省守令親民之官勿設司閽簽押之名凡有出入往來專派門役二人責令傳通徑達內堂簽押止歸司號件者一人則僕從無所恃奸弊無所滋自非衝途驛置之地大縣無過家丁十人胥役三四十人小縣半之至其服飾之宜本有限制亦當申明舊章嚴絕侈濫然後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州縣催科不力處分甚重然窮民亡絕者固有之富民抗糧者百不二三也官收折色已減於前矣而民仍不

急於輸將何也其弊在州縣戸房之吏包攬把持高下在手進退在心或已納而資其吞蝕或受賕而庇其逃漏民爲所愚不信官而信吏不畏官而畏吏展轉欺隱無由鉤稽而吏家泰然無不席擁豐厚此非廳巨憝而大創之豈足以破積痼耶自外官設養廉錢糧耗羨悉歸公家盖欲官一毫不取於下也然養廉者獨督撫大吏優渥足自供耳監司次之道府又次之縣令養廉多者銀一二千兩少者數百兩每歲司庫扣抵雜欵猶尚不足焉得入手其大都劇邑眷口上下衣食之資歲當數千緡幕友館師之脩脯歲又

數千緡本府本道之供應歲又數千緡長官同僚及親故賓客往来酬給歲又不下千緡提解囚徒繫鞫省獄夫役宿留之費歲又不下數百緡一有緝捕急者須購線懸賞又急則會營協緝道府營將之厨傳兵丁之餼廪賞犒每舉又不下數百千緡然則大縣一歲之閒所需無慮數萬金將安所出耳即無是數者之支But亦安得人人盡飲水而不飢乎所賴以支應一切者惟錢糧加耗耳今正稅奏銷實徵實解無一毫溢耗黠滲不勝大幸然官無贏餘則何所資以奉公夫朘脂膏以益上非也使為民上者日憂不給而

一事不可為亦非也莊周云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詰窘廹屈氷搏而躍欲其不從他徑漁利得乎然則奉公之道如之何而可也曰古之仕者其不有采邑之田無所謂養廉也宰之上其長一而已無所謂鎮撫監司也庶人在官者皆有祿足以養其家官所與治文書者即其民無所謂幕客也軍旅追胥徒役即其人無所謂兵餉工徭也故其時邑宰事不煩而用足三代而後事勢大異則不得不一縣仍資之於民　本朝稅法至輕而　國家之制固不許州縣之浮取於民也於是公事之在民者不得不藉民

力以自為之矣故州縣陋規去其泰甚而已不必盡從裁革以佐不得已之需而杜大風之隧其民事需財者可以勸民共為之誠擇閭黨端謹之士官為倡率各令慫恿富豪量其力之强弱豐殺以出貲則衆擎易舉今北方之民大兵大役人夫車馬芻秣之費莫非民閒任之南方之民無是而有漕糧本折支納之苦若閩中二者俱免而以此土此民之財修此土此民之利宜亦人情之所樂從矣議者或以派累百姓為患不知朱子社倉之法非勸民出粟數千石乎蔡君謨建萬安橋不令民施金錢七千萬緡有

奇乎其德覆當時澤流後世若彼何派累之患之有故為政者但斷心得其平措置得其方而已何憚而為沾沾避名避怨之私棄百年之功而不舉也其次則罰與可行夫使民之無事者出所有以供官之用不如使民之有過而可宥者出所有以寬其誅而即以濟民之事此亦周官罰粟呂刑罰鍰之遺也國制刑罰並行今治民有刑而無罰似宜稍體法外之意權民之情罪輕而力有餘者罰金示儆申報監司存貯府庫以待不時之需民不病而事可集其亦仁政所不廢也此八者利害是非皆閣下所洞悉或俟

之而未及行或行之而未遠盡鄉鄙愚蒙豈能復有計議裨補萬一第芻蕘之微冀有可採大要法在不變令在必行樹德務滋去疾務盡教民宜寬束吏宜猛力而措之則政治日興民被無窮之福曰而弛之則政治日詘民含無窮之憂夫智者貴察於幾微義者貴絶於適莫直者不隣於偏頗仁者不涉於谿刻場師之藝木刻枝葉而勿傷其本根良醫之治疾先腑臟而後其疥癬干將莫邪不用以剸犀兕截蛟虵而用以割雞刲豕漢五鳳丞相不問京兆民鬥而問道旁牛喘此皆未爲明於輕重大小緩急之數者也

區區衷言非下走不敢以陳於閣下之前非閣下正直廉明則亦不敢以進惟閣下恕其狂愚而察之

再與總督汪尚書書

其再拜謹啓今日省治之急務又有數端一曰民食宜充福州連歲水潦荐臻今年晚穫未豐雜糧大損冬間米價較之去歲已增十分之二延至明春必加騰涌若令𠂻米自来歲正月以後連艘接運則民食流通不稟庚癸近日新奉符帖許臺米入口販糴誠甚善政乃聞防海所司過留船照責納陋規飽其慾壑然後給遣舳艫淹阻愁苦無門恐商力緣此不堪群相裹足則明年春夏民食大艱人心洶洶將憂餓莩宜急檄泉南有司各諭米商赴臺販運仍嚴飭海

口所經毋得留難庶幾艚船如雲豫充糶糴一曰民
賊宜去福州郡治所轄獨尚幹南洲民多梗頑久為
盜藪閭有巨猾林某者花會之首亦窩賊之魁也所
蓄江船二十餘隻行竊四鄉禾稼果樹毒流桑梓莫敢
誰何花會斂錢日累千萬丞倅之與臺營將之兵役皆受
其賄賂為之耳目符檄雖嚴末由捕討動靜風影彼已潛
逃然去冬候官令親捕沙堤劇賊比復設法擒獲窩
醜人心大快然則吏事誠能果力赴之無不可為若
再擇文武吏之賢者容令協緝嚴定賞罰何難立得
奸宄且四鄉苦賊者皆欲甘心焉咸云但得營弁一

人坐守其間有所禀承則不費官之一兵一矢而民
莫不自執挺操鉏共翦惡慝蓋民之積痛深怨如此
為長上者即安得立視其危而不之救也頃畿輔編
察保甲已下其法直省此事得人而力行之則利民
溥矣一曰邪教宜防今曹滑亂民所謂天理邪教
者或云即西洋天主教也西洋夷人最號奸黠布
滿中國以其邪說小利蠱惑愚民其心叵測信奉
尤酷者尊之如神佛餌之及妻孥妖邪姦亂不可
究詰福州南郭外亦有天主堂西洋教人居之編民
未必無從習彼教者數月以來曹衛用兵此閒無傳

偏報悖謬狂誕驚駭聽聞訛言日作不知何來既非外省州縣稟啓之詞亦非提塘驛遞編造之跡揆厥所由殆即出西洋習教之徒護其黨類潛相傳播虛聲遥和搖亂人心雖此邪萘堵不足煩遠慮然消弭不絕將為江河不可不留意防微也一曰客民宜遏省府建設公祠久干例禁閩省近時外郡來者糾合公錢紛紛拗置人非同宗鬼無香火屋宇深邃門閥高大聚賭集訟匿莠藏奸郡守屢嘗遣役緝犯不獲至煩委員搜捕其害甚鉅衆所共知業嘗大憲嚴批暫行封鎖為民除痗甚仁甚勇而有司奉文閱歲訖無

端緒徒以提追屋奏藉口遷延見義不為深可歎惜
外郡之主其事者復假手一二青衿詭以在省讀書
應試改稱試館為詞不知外郡士子果係力學自有
家塾及郡縣書院足容肄業其尤者閒拔入鼇峯要
亦百不一二從無千里從師而反獨居空屋之理且
大比之歲列郡士子不下萬人若一姓各立試館則
盡會城宅舍不足以容其為欺誑不辨而明此事失
今不治使寓民浮戶盤踞省中客土之情既不相安
奸究之叢又難稽閲他日必有釀爭胎禍遠如萬載
攻訐棚籍之獄近如順昌會館械鬥之案前車覆轍

獨非在位之隱憂乎竊謂公祠之證驗不在屋契之有無而在牌位之存去公祠之利弊不在應試之寄寓而在健訟之停留今誠責令方正屬吏先將違禁諸公祠親行封鎖限浹月不繳屋契則官與估賣其屋別給執照其原契即同廢紙不得行用如此不出旬日必有呈投契券踵趾相接者於是一概令撤去牌位扁額其屋即飭招買招贖其未經買贖之時止容一人守屋不許住留多衆不許租賃民人縣令不時稽察里長逐月訪報永遠示禁勒石通衢則事有所守民無所覬矣區區桑梓之私屢瀆清聽亦思有

以裨仁政之萬一伏惟裁察

與總督汪稼門尚書書

伏惟尚書督部大人閣下述職新還旌節安吉上有以襄

至尊綏靖之切下有以慰東南兩路瞻依之望敬頌敬頌盛夏亢暘山田少涸閒執事禱禜神祇履視壟畝恫瘝一體澤已及民幸甚幸甚泉州清源書院建於乾隆丁亥強半傾圮向為往來傳舍甚者眷屬宿留動累數月又甚者營將寄居據為牙署女流猥雜於橫舍之中馬矢布積於講堂之上其為媟褻何可勝言侍每抵館有借寓者輒峻拒之返里之後遂不

與閣竊念書院與學校相輔有舉莫廢若久為傳舍汙踐毀傷則其勢不廢不止今夏因請貲於郡守特設文昌神像及朱子像配饗以泉之先儒為位左右告郡人士迭以朔望焚香春秋供祭一以補闕遺之典一以遠逼處之虞侍為之記陷石壁閒今謹奉一通請正抑此第一時權宜之計耳若夫善建不拔塞積習便安之路垂百世久遠之基非閣下之德與位則力不足以舉而衆亦莫能以聽往歲進謁閣下嘗語及此閣下毅然欲為清源嚴勒禁碑剛大之氣皦然映日且閣下蒞閩以來敦明庠序坏冶一陶近於

浦城書院崇安學宮剔弊起衰振厲教令李橋常衮之績不足多也況清源大郡之槷埻人文之囿藪而講肄靡安門塾不潔豈閣下所以興教造士之意哉且以此推之它郡恐亦復然倘得閣下一檄通飭部内郡縣書院各立巨碑禁止寓館則事公而名正海邦之士羣萃有方息游有常由是修墜振廢俎豆報功比於文翁石室不朽之盛事豈不韙哉侍又見近時海內莠慝滋蕃民不知禮結會煽惑爭鬭讐殺雖有宣讀

聖諭之令然僅及邑中且慮未必人人遵聽竊欲依

右行鄉飲酒禮使士民以身率循易於觀感鄉飲本載會典舉行於庠但罕施用今願更推廣之令四鄉里社百家以上春秋悉舉此禮其儀節量爲可行大較寄於會典而省於儀禮奏請於朝著令遵行庶可裨助教化淋成風俗因謹擬私議一篇錄奉教誨以備裁擇迂愚鄙陋不諳治體惟閤下寬之

上儀徵公夫子書

宮保尚書夫子閣下去歲自秋徂冬兩修復函由葉兵備轉郵嶺南伏維夫子天壽平格百祿是遒外措磐石之安內貞旗翼之貺海內瞻仰有逾斗山遠拜下風曷任戀慕壽祺頃者上奉墓廬下牽弱小未能輕去父母之邦遠赴寵招不得已而就鼇峯講席之聘然事體有大難者敝鄉都會之間人文所萃比十數年以來士習衰惡甚矣行險僥倖者衆則變而弱肉強食毀方瓦合者多則變而惡直醜正浮澆輕薄機械侏張鼃黽和聲不悟其悖將求庠

序中好學有志不屑不潔之士已不易得何論通經者古砥行守道者乎粵健菴撫部甫下車慨然思所以振之誤採虛名辱及不孝誠見其懃懃懇懇有敦俗訓方興賢育才之美意受聘之始以為善風俗在正人心正人心在厲行義崇經學因條具規程十餘事大畧訪學行以汰浮詭建課所以嚴防閑擇監院以謹稽察屏蠹士以儆放恣大府推誠相孚靡不聽納然而不學之徒怨謗紛起上下之間動多窒閡此一小小措置耳尚虞掣肘若是安望教施而法行耶三代遺法至今僅存者學校然已名存實亡獨書院

與學校相表裏可以輔成教化而流俗狃於苟容憚於改絃更張有司之職咸有教化之責猶不能破除鄙吝剖別是非與大吏相助為理然則三代遺法果不可復於今耶壽祺深憂桑梓人心風俗之敝而德薄能淺末由勸導幸得賢大吏為之整率私以回挽積波在此一舉失今不為淪胥何屆然而積錮久深之後拯敗扶衰難於尋常什倍夫頑鈍不去則狂猾若羞貪饕不塞則覬競者起譬猶樹荆棘以擀芳蘭策罷駑而馳峻坂也微特非壽祺一人之所能擔荷亦豈大府一人之所能維持哉撫部廉明仁惠其律

身誠古君子然春秋高矣少羽翼者昔子思之賢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況不如子思遠甚者乎自念濫竽於茲恐勞而無功久而上下府怨及秋當先引退以免僭尤以夫子過愛敢吐鄙懷不足為外人道也壽祺稽首

答李鄉齋巡道書

頃蒙示教兼郵宮保儀徵公書荷荷壽祺往十餘年景仰德輝久矣迨盖南来願見顏色蹤跡相左耿耿至今洎閣下自汀移漳晉遷臬使乘梓之福喜不自勝每嘗企望風采遡聽政聲以為今之能以儒術為吏治廉正有為為天下第一循良者莫如閣下 朝廷知人之明寵眷方盛然以閣下才望膺方伯連帥而有餘此邦得閣下猶恨晚耳自漳来者咸言閣下厲精民事振奮積弛如痿躄之遇良醫而起歎慕無已壽祺比遊温陵熟睹斯民媮敝之狀盖已亟矣敎

化既微束縛彌甚强且暴者習於刼掠鬬閧犯科敗俗之事悍然不顧弱且良者又困於嫁毆日毆之畧獲陷穽之中割剝吞啞相尋而未有艾此誠君子之所隱痛深忿欲疾呼一救之不得者也閣下隣部不遠倘亦聞之而願類耶漳浦黃石齋先生一代完人大節炳於霄壤其學術文章亦當為勝朝巨擘高廟嘗與劉宗周並舉　命勿燬其文字遺書多錄入　四庫所以褒異之者甚至漳浦文集十三卷門人洪思所輯刻於康熙閒．四庫存目無之蓋當時外未呈進非刊削之也經解九種有板刻藏福

州鼇峰書院外有易本象尚存人間而未之得見詩僅見近體五七言刻本去歲從人借錄得逸文一卷年譜一卷然翰墨流傳頗出本集外一鱗片甕亦虬鳳之光也戢山全書近有好事輯而錄之壽祺嘗欲搜撫漳浦之書恨未能身至其地聞友人永福鄉貢鄭汝霖言漳郡一家藏漳浦遺書遺集極富詩已數十册其它稱是皆鈔本恐其中並有石齋手蹟洵希世之寶第其人懼干忌諱祕不肯出壽祺之力又不足以致其繁鉅欝欝累欷而已閣下稽古好仁又適莅先喆之鄉土罔羅放失不能無望於左右鄭鄉貢

亦好古之士講授芝山昕夕相見幸相與圖之或可就録副本再乞退食之暇詳觀首尾除其違礙簡其可存庶望同好壽之梨棗與已刻經解文集並傳不朽微獨令百世下知漳浦全書由閣下成之且使此邦之人知閣下翊道扶義風厲流俗導正學之津梁赴前修之正鵠一舉而數善備豈不美哉壽祺陳情養母不復出山比年主教清源聊資菽水憂患之餘精銷氣縮齒僅踰强心力已耗不殖將落百無一成不足為閣下告也宮保所撰先奉直墓志謹寄呈附𢁺刻五經異義疏證一種塵穢視聽請教正之懷抱

區區伏惟鑒察

與倪竹泉巡道書

海嶠偏隅福星臨照菰蘆魚鳥與有樂忻去臈今春屢承左顧敝廬每見閤下勤求民瘼拳拳以移風正俗為先私心不勝欽仰冶南風氣好直而忿戾教化久熄威令亦不行其始緣有司賞罰不公寬猛失當故釀禍愈大今日則凋敝之餘不可不亟培元氣辟治疾然營衛不和非扶弱而補虛即袪邪而行滯若遽投峻劑鮮有不危縱風狂病癲之證亦宜調其中氣補瀉互資不得過求奇險之法所患既除則仍以和平之劑收功今之國醫輒以大黃蘆薈之品施之

病人元氣既傷臟腑亦敗不啻惟是且好以鉤吻野葛為尋常方藥其殺人胡可勝道閤下下車以來計亦閒之熟矣得無盱目而傷心耶頃者大府仁明孜孜圖治又得賢監司為之輔翼將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殆有辟壘更新之象如閤下其人者真百城之表率南國之紀綱也匡助維持是在君子鄙便奉關惟察不具

## 與孫藩伯書

奉六月朔日手札深慰馳仰承示牧民惟在得人而欲示以激揚少蘇民困誠大君子仁智兼資之道欽頌何涯弟前書所云改絃更張者正謂是耳元道州何易于今誠不可得然而使虎牧羊又使狼監虎其勢豈能終日乎此漆室之女所以為憂者也冶南近歲民不聊生不獨一二邑為然今比縣械鬬月數起矣每鬬輒殺十餘人多或數十人陷阱蟄溺滔滔皆是長民者為之柰何又潋鄉地瘠民貧比尤患誅求無藝豪族强宗固不免逋租匿稅而奸胥蠹校之包

庇吞侵與墨吏之浮收橫斂者何在蔑有今日之民勢猶倒縣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即不得賢能在位苟得悃愊無華及以文無害者與之從事禍或少艾閣下一代柱石四方藩宣其所措施度必可則百世而不徒徇一時如鄙人不習吏職而强言之宜為長者所受弄真蹈柳子厚之自砭耳祇聞起居恕不多具

與孫平叔藩伯書

鄒因旱暵歲儉謀運臺米業奉札諭文武各口岸毋許勒索留難大府已發令箭催運又委員察視米艘甚善甚善顧旬日以來米粟價大騰涌日長刻增衆情洶洶有岌岌自危之勢米每石為錢五千三百粟每石為錢二千六百其勢且未有所止即如祺家食指數百倘糧已罄五六日中遣人四出附郭糴買米粟不得升斗空手徒回親友來相告語大抵皆同他可知矣昨聞首邑長官名集米牙數十人抑勒定價亦善然米粟所以翔貴者其流之塞有二其病之滋亦

有二亢旱時久蚕晚兩稲十失七八屈指來歲若俟河清人心惶懼不特家謀積貯求保饔飧而牙行舖戶沿路邀遮傷縣異鄉遠來盤運或有鄉莊豪戶囤積居奇野鄙同鄉相禁出糶此其流之所以塞也防患貴於未然審幾在乎先見食為民天將荒已殍萌芽甫動宜豫區畫及糧價已昂勢如風火然後勸其平減不惟窒閡難通兼恐行戶愈加閉匿或有莠民惡子恃強壓買乘機攘敓行戶危懼閉匿益深此其病之所以滋也閩中產米本絀半資甘藷然近年收成頗不儉薄城市雖無墉櫛鄉郊豈鮮葢藏按稽糧

册便可推知脫令家有百石之粟出糶其半必無妨本戶本鄉徒因牙戶貪很幸災樂禍三年之蓄利欲倍蓰而長樂福清連江等縣爭來販運日數百石是以居民禁阻穀不出鄉闔閭郊坰擾奪鬨起至於城中足穀翁十無一焉鄉之富民又與城中紳士素不謀而末由勸導今似宜官為出示曉諭並親赴各鄉勸懲互用凡藏穀之家踴躍發散者獎之率先捐輸者旌之擁粟閉糶者罪之強梁爭奪者鋤之富鄭公青州之法可仿而行也次之招來商販次之發倉平糶次之奏請緩征次第施行庶其有豸若夫牙郎之

奸詭猾商之闌截鄰省之販運差役之恫喝則在隨時嚴稽爲之禁約而已區區芻言竊私桑梓惟閣下裁察飭行府縣酌議倘可採一二幸甚幸甚

與葉健菴巡撫書

壽祺稽首健菴侍郎開府閣下伏惟閣下秉淳白貞良之行膺倚毗眷顧之隆踐衛武金壁之修播樊侯補袞之業節鉞莅兹汲汲於整士風興文教上以輔

朝廷修明風化之指下以昭宣德政振厲東越之英才欽仰悅服感頌無涯乃者猥承德音禮及不肖有主講鼇峯之命先以王按察諄諄道意復辱騶從造廬枉顧獎許懃懃撫躬慙悚不知所云辭讓再三卒不獲命昨又誣諉吳糧儲代達鄙衷要約數言不審果蒙鑒納與否私心至今猶尚䛕㦗伏念不肖

比丁艱袝既窆未練不免苟從開元禮墨衰而出其居喪固已不能如禮況大功廢業則三年之喪未空講學然尚有可援古人以解者案禮記檀弓孔子葬於防門人爲之修墓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止於嬴有充虞路問之語是服中不廢弟子追隨也朱子葬母遷墓後建陽劉氏兄弟爚炳居與新阡密邇兩年相從見於答呂伯恭書朱子又遣兒詣伯恭席下時伯恭巳經練祭此皆居喪而受生徒之證明黃石齋先生居父憂就館於盧侍郎及張紹和　本朝蔡文勤居母憂邑人士月訂兩期延至泮宮講學亦其證

也顧不肖所逡巡而不敢受者猶有數端焉不肖少習舉業闇道恨晚壯好學經才識短淺比更憂患遂成荒落雖立身制行之大節猶不敢苟然於理義之精微成已成物之要道茫乎其未有悟也一旦抗顏於都會之間處非其據何以誘人何以待問不肖單脆之姿蚤衰多病加以一紀之中兩遭大故精氣耗喪肌膚銷減齹峯徒侶衆多講授煩重豈萎苶羸軀所能勝任且近歲三山人心日鄙士習日媮火熾波積未有止屆毀棄忠信蔑侮老成嗜利蒙垢黨邪附枉其源由於義利不明廉恥道喪禮法蕩失是非傎

倒蓋十有數年以來狎於縱弛而莫之儆以迄於今積重難返委蛇則養奸束縛則府怨於此而乃以一簣障江河杯水救車薪如之何其可也恃一人之耳目觸千人之脣舌其勢固不足勝況以不肖凉薄何德而化導於崇朝何能而挽維於百一夫名者志士之所愛勢者括人之所懼也乘岌岌之勢以隳皎皎之名必孤大君子之心以撓改弦之治此不肖所為量力度材兢兢固讓者也昔蔡文勤還里欲以正學正論與漳人互相切劘既而自知其難謂當吾道益孤之日而欲以滄海一粟之夫愚不識時妄自位置

掐尤取忌固其所也由此觀之文勸之德尚慮無以服衆如不肖者惡足以當師儒之責乎哉雖然人心士習至是苟不急返則他日敗壞益不可言閤下盡懷下問求所以振起整齊之道是天之未忍海隅終汩於狂瀾而俾閤下爲佐禹釃川之伯翳也桑梓幸甚不肖又安敢不竭其愚以獻左右竊謂爲今之計欲興教化莫若掃除而更張欲更張之莫若先察學行而後考文藝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特立獨行與好古力學之士何地蔑有在上所以鼓舞之若何耳今郡縣試學院試及鄉會試取士皆徒以文而已書

院之有甄別則本擇其賢且才者而後收之肄業子之廪餼此不必徒取乎文而以考察學行為嫌疑也今所試之文乃一日之短長一篇之得失且其文真贋尚不可知奚由定其優劣高下往儀封張清恪之刱鼇峯也博採知名士令郡縣以禮徵聘其來者與之講學編書清恪與文勤書以為士風奔競成俗倘書院立而彼得厠其閒殊足為有志者累宜嚴加別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為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此不刊之論也今若先札飭諸郡縣守令教官於其地之孝弟有學廉潔過人者通經道古秀異有

才者各舉所知毋欺毋濫其歲科兩試常列高等及已舉報優行者亦據實具詳然後覆加察覈令守令以禮為羅資送諸省屆期集於學使院嚴密關防一再扃試錄取如額大約生童近三百人而止官課按考慎勿濫收蓋選卒者簡鍊精銳一可當百豈選士而顧不然乎此三百人中或有文勝其行或聞見未真且入選中徐加考察以時升降去留庶幾披榛采蘭十得六七負笈者觀感而奮興扶筴者聞風而交勸事半而功倍之道也若夫教不能而養不中則取生童之少年習染未深者薰陶培育必有所就勝於

粉墨雜糅頑鈍難成者多矣否則枉直同撤薰蕕異器稂莠不薅嘉禾不茂沙礫不汰精鏐不呈昔紫陽之門一胡紘敗之東林之幟一阮大鋮摧之衰正之不可溷若此而况甘陵之搆煽朋黨鴻都之招引浮薄有不害道術而傷治化者乎不肖又以為設教之要曰重廉恥曰尚經學曰體貌不可不優曰董戒不可不嚴夫學貴躬行士即未能踐履篤實豈可弁廉恥而不知甘為鄉黨自好者之所笑耶昔陸象山來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小人喻義喻利章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言之痛快至有流涕者不肖

雖駑鈍頑與諸生首明此指也今考察學行既審之於甄別之先矣其已錄取與課而或有一二行止不端不遵約束者皆斥除並移咨列憲永不准再行投考以示懲儆此亦厲廉恥之一端也鼇峯近習寬縱無忌衣冠不齊出入無禁禮法淪棄罔識檢柙夫禮者所以坊民行定民志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民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苟庠序子衿囂然不靖踰矩短垣而决舊防則媮肆日長其弊不極於悖亂不止今請嚴設規條豫張告誡約束堅明使士皆範圍於榘矱之中優游於遜悌之路習之既久足以變化

氣質養成器局其在院而擅行出入肆業不勤游戲謔浪者或不錄文字或罰扣膏火或抑置下等此厲廉恥之又一端也李文貞言其鄉實學衰歇至明季而大潎欲興之者舍崇經學厲行義則無望復古矣厲行義之方如前所言廉恥其急也經學崇則浮華寡陋之弊亦去矣書院舊章月凡三課一屬之官二屬之師若以師課之一兼課經史古文詞宜可興倡實學搜獲異才苟徒恃時藝試律以為科舉之羔雁恐不足以收闇修者古博物閎遠之奇俊此文貞所謂雖科名盛如吳越非所以振起育成之本意者也

夫士之有志者必不肯孳孳於豐嗇厚薄之閒然上既以養賢育才為名則不可不崇體貌以勸之拔萃出群好學不怠者倍其廩餼優其獎賞當事時至書院禮異而奮興之延接而誘進之使賢者濯磨而自貴愚者媿厲而自新豈不美哉若夫監院必擇老成廉正曉大體者令之實力稽察毋有徇隱傔從吏胥門役廝養之屬毋許婪索以困遠來違者必繩以法聞鄉者泰安相國撫閩常設兩學掌擇試用令學閒優者為之陳勾山其一也是或可仿而行乎齋長之名謂可勿設諸生比肩昆弟狎翫易生且坐席

冠於同門餐錢倍於儕偶苟將責善於人必復反脣相稽以為擁厚餼而苛氣類席美名而淩曹伍群相集矢逃謗之不暇焉能治人雖然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要又在大吏及山長相與有成而已而學使懲罰之權亦不得不假之以行也曩張清恪而下繼之者陳清端覺羅滿саму山趙泰安王樓山陳文恭潘敏惠諸公先後接軌咸急教化故能輔成久道逢掖嚮風清恪所造就名德異才如蔡文勤藍鹿洲陳少林李廣卿儀卿鄭白麓詹莪士林蒼巖雷翠庭余田生黎壺先蕭深谷皆儒林文苑之傑其後

豪俊輩出指不勝屈當清恪清端時山長則蔡武湖父子志相得也徐兩松先生撫閩畧仿清恪遺意遇士良厚得人之盛亞於康熙山長則考功孟先生亦志相得也志同則道合道合故人無閒言又聞乾隆中林青圃通政主教學規最嚴終日鍵閉院門諸生非至急不得謁假士畏憚而亦安之是時書院一切簡絀惟山長之命是聽故能行其志而以施其教以伸其法夫欲教之易施而法之易伸非委進退之權於山長其勢固萬不可得彼諸生之賢否可以欺大吏不可以欺其師苟山長之所進退失其道或容

忍而徇私易其位可也否則山長欲絀一人而不得不賢者夫何忌憚之有閣下鑒觀往事自有權度宜無俟不肖之齗齗固執而後聽焉者也至於修己之序講學之要治經立言之道則在山長之所以教之而已謹條具規程上奉覽察惟閣下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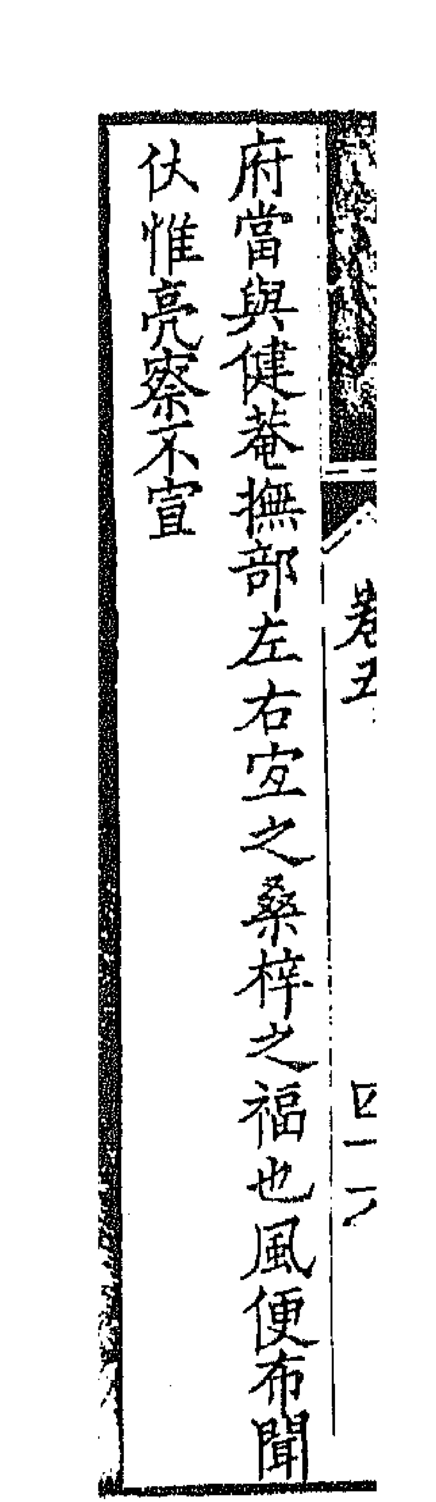
與盧厚山巡撫書

厚山先生侍郎開府閣下伏惟閣下渥承天寵鎮撫嶺西海內稱慶非獨數千里外故人讚歎抃躍而已閣下寬厚易直之德通達開濟之才推重於同輩久矣今得時而行道則必有以振天下之敝求合於古大人之居仁由義而無適莫以室於時固閣下之素志也今日

朝廷清明大臣之賦政於外者莫不嚴黜陟以應風指此誠厲世厎民之先務竊謂天下之治否視守令之賢不肖守令之賢不肖視大吏之舉錯貪墨猾猾

固擯斥之所先及然昏庸縱弛與躁競逢迎者亦何可姑息使蝨其閒以敗吾新政蓋法去其太甚吏取其無華事上則有肫然不欺之誠馭下則有毅然不可犯之節古大人之居仁由義者如是而足達之天下矣閣下身為柱石動靜繫天下之安危宜兢兢業業謹親近而慎嚬笑尤當强立不奪以成仁者之勇則周召之勳去今豈遠哉不肖迂褊久伏蓬茅而欲强所不知妄語治術誠足鄙笑然區區之心思以微壓增泰山度亦大君子所不廢其愚者也壽祺奉侍無狀今夏　先太宜人棄養創鉅痛深百身莫贖中

秋後急治窀穸祔葬先壟哀傷之餘精氣益衰自循腰髀半減平時蒲柝先零良自嗟嘆九月旣望儀真夫子札來招赴嶺南屬吳荷屋按察資助舟輿按察已移浙江道中郵寄力爲勸行第不孝一家弱小無期功壯長之親遠遊莫可託者先是葉健菴撫部有改聘鼇峯山長之議初延鄉先生陳滋田縣尹以老耄重聽辭遂及不孝造廬枉顧禮意勤勤固辭不獲思在父母之邦得以近視墓廬遂捨遠而就邇然吾師愛我之德感戀不能自已又念鄉黨士風衰敗僥馬學荒體羸無能爲役滋恧滋懼笛樓前輩來爲督



府當與健菴撫部左右室之桑梓之福也風便布聞

伏惟亮察不宣

與盧厚山巡撫書

厚山先生侍郎開府閣下去冬一械由儀徵公師轉郵桂林既聞移節關中未審前書浮沈與否伏惟閣下懋膺

天眷宣力四方

朝廷欲收駕輕就熟之效恩寵非常見於

諭旨海內瞻仰與華嶽比崇敬頌敬頌三秦人士又安政刑清簡得周名之賢而撫之可以不勞而治是邦山川雄峻自古魁壘英杰出其閒大君子綏民馭吏之外必有以搜訪人才儲國家股肱耳目之用者

此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願閣下留意焉壮堂侍奉福祿綏宜西壮風土與老人性體相習尤仁孝所樂也諸公子皆琳琅之器然履豐席膴要當勗以去驕去怵勿預外政庶不失萬石家風耳藉愛謬言不莊不備壽祺稽首

與朱詠齋侍郎書

詠齋先生侍郎閣下久不奉教左右鄙吝日萌孟冬友人楊卟部入都始寄一椷伏維閣下位業優崇侍奉康豫極古人稽古之榮非貞清淳篤仰契天心何以及此卟屢聞健菴侍郎𩑈縷高門累世盛德及閤下少時聰明勤苦軼事多曩者京華聚首所未及談乃媿昔之知閤下淺也聞仲弟新調皖城首邑大有政聲季者亦於去歲鄉舉夫移之盛又足樂矣復聞去歲疾瘵丰容差減近想玉體復常餐衛益勝曩讀所爲文栗密清峻殊有韓柳之長不審卟

來卷帙增富幾許每憶此事又輒恨昔之未嘗求倒廩傾囷而出之為快也昨侍郎造廬言得輦下書述聖上垂詢不孝在家何為何時還闕聞之不勝惶汗不孝林居奉母儵忽星終豈意朝廷四聰四目下逮菰蘆魚鳥有情能不懷感顧不孝位卑名微雌伏衡門何由姓名上挂天耳竊意槐棘間當有誤為之先容者然還念生平何一可以報　明廷答知己白駒杕杜之思誠非夢寐所到顧不知不孝之罷駑衰朽實不足以辱天子之思遲與公卿之薦揚也曩者陳情乞養誓墓

已堅未盡爲私萊報都廢今在衰絰之中固不忍預
聞薦達宅時闋服敢渝此心北山之移豈所忍言此
不孝自審之明不敢以欺吾
君吾友者也望閣下察之先慈窀穸已治明歲承大
府邀以主講鼇峯固辭不獲此敝鄉先正蔡文勤與
名宦張清恪經營措置之地不孝何人敢據斯席且
承十數年久弛之後積習敗壞靡所不至人情喜寬
而畏嚴末俗惡直而醜正欲整肅規程則束縛者怨
欲訪舉學行則僥倖者憎謗訕叢集固其所也況尚
賢糾惡之權終在當塗假令節鉞遷移條令更易則

不肖今之孜孜抗顔思回挽於什一者猶或一朝而棄之焉能信其教之必施而法之必行也哉雖然禮義不㑒則毁譽不足恤也心力既竭則成敗不必計也不孝亦患德之不脩學之不講無以裨益於人耳他豈所患哉閤下不忘故舊幸有以教之肅問台安不多具

答朱詠齋侍郎書

秋冬兩奉手教備荷注存奬勗兼勤昌勝銘感伏惟閣下起居綏豫侍奉康怡稽古之榮以是為大所云部務惟在遵循舊章稍加辨詰即有喜事不更事名又云聽鼓應官日與舞文弄法者相枝拒言之慨然天下事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苟欲直道而行未有不戾俗招謗者小之如鄙人之於書院大之如閣下之於部務皆其明驗以此推之其孰不然壽祺嘗論三代以下之治不任道而任法不求其本而執其末法勝則情愈遁奸愈滋自秦漢以來歷世數十法日

增綱日容然開國之初其治常易末流之後其治常難何也始未嘗不節目疎濶而後乃細如牛毛也夫法寛則吏無所施其奸官得以行其意法煩則小人不足以防而君子先受其困今監司之吏可以制守令督撫之吏可以制監司六部之吏可以制督撫舉國家絀陟賞罰之權食貨出入之計多束手以聽命於一吏之所為而欲天下之治其可得哉故嘗以為今日之勢當如漢法以士人為吏吏但使之掌文書勿使之動刀筆督撫監司之佐當如唐之用幕職不當如今之用幕賓邪慝庸劣者禁其濫充賢能駿異

者予之拔擢庶幾事得所左右而人奮於功名然後可與言治也然而蝨官蠹士其害與虎狼螟蟊之吏等是又不可不察誠使在位者上下均砥節致身於其國則吏亦絀於其術之茂以中而無若蘇模棱之多何也近世之弊最在務飾其次脂韋其次牽掣其次因循其次翫愒其次顧忌周旋積重難返蓋非一朝夕矣安在豪杰之伸其志而樹厥功哉此麋鹿之性所以畏羈絷而樂長林豐艸也德非貢禹才匪相如謬膺荐達何以自容如下走者所謂腹下之毳背上之毛一把奚足為重輕乎閤下諒之鼇峯諸生頓

除舊習繼此能守而勿失士氣可以復振第壽祺學識闇淺無足爲多士益可恧也年齒未宿精力已衰疾疢牽纏輒多自廢近刻經義二種謹寄呈匡捄此皆在京舊稿比罕增加亦足知其荒落矣鄙文約積五六冊多言經學時務未敢問世安得有道能文章如閣下者就正其得失俾無墜迷途乎惟鑒不宣

與林少穆兵備書

少穆仁兄閣下長至後二日得手札存問殷拳獎飾逾量感悚交并伏悉騶從巳於嘉平之初馳赴淮海巨川舟楫非鴻才何以當諸然聖眷非常旦夕膺中甫蕃宣之寄喁喁仰望者豈獨一方之民耶承示裁汰陋規洗手奉職賢者所爲非流俗可與語盖養廉在節用節用在省人此服官持巳之要敬服何巳来教言吾鄉近日科名中多倖獲之士則相率而行險衣冠中多不檢之流則相率而合汙所論最切中時獘壽祺比者憎茲多口反躬循

省固由平日褊衷戇直不能容物所招惟有內訟自修而已豈敢尤人頃與大府商榷取士之法先訪舉學行而後考察文藝此於書院行之誠不易之道耳亦張清恪始刱鼇峯之舊章也乃事甫發檄揭示而不學者已謗議紛紛人情狃於苟安難與慮始殆可浩歎然有志之士未嘗不聞風而興起其謗議者皆安庸人失所僥倖不便其私故耳此復何足置辯所思壽祺德薄學荒忍孤當事興賢育才之盛心耳毀譽之私非所憂喜望閣下有以啓其愚而教所不逮幸甚幸甚

答林少穆按察書

比聞閣下去冬入覲賦政旬宣　溫綸疊荷敬仰
敬仰三吳積牘頃賴廓清濟猛濟寬蒼生陰受其福
又聞平糶賑荒動中機括仁聲四播澤與江流名賢
措施豈務刀筆筐篋者之所知耶舊歲南北災祲吾
鄉幸獲安平而上下刼掠械鬥之獄猶無虛月積重
難返固非朝夕可理然以鄙人觀之如泉漳劇邑果
得廉能令長十餘人爲之數年無不獄衰訟息顧無
如人材之難十不得一舉措之事亦焉能盡如民心
之所好惡耶吾鄉近日之患莫甚於賄獄賄獄起於

令長之貪而不肖教官爲之羽翼奸胥蠹役爲之爪牙因而豢民訟棍螟蝥其間殆無獄不賄不止故令長誠廉明則胥役無所售其奸豢慝無所滋其毒民可不勞而治矣教官誠廉正則良士無所被魚肉劣衿無所肆把持士可不教而勸矣令長之攫噬其民與教官之齮齕其士其惡相等其勢亦常相因令長教官以是爲固然而不知政教爲何物欲求閭閻康樂庠序清明安可得乎然今之論者猶莫不寬長吏而峻士民也盩泉漳間薦紳逢掖之禍急矣棟國者爲之奈何鼇峰近日規衆頗肅舊習頓除然根荄猶

有閒厠其中者倘如張清恪陳清端潘敏惠諸公力持風教旌淑别慝篤於磨厲頑鈍崇奬英賢之方與任師道者合志勤求則教事可日起而有功獨恨壽祺非其人也

答梁芷林兵備書

今日聖明在上俊乂在官而吏治未能蹟唐虞之盛者何也蓋天下之病有數端一曰粉飾二曰牽制三曰顧忌四曰因循五曰積習蹈此五者雖有仁政無由而施故今日之吏治除弊不易言興利益不可言第令法去其太甚事戒其勿欺防姦在耳目之前行恕在好惡之正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嘗見世之高位顯爵好模棱持兩端而上下文移案牘皆操弄於吏胥之手而茫乎若迷如是則何以高談周名之業哉吾鄉百年以來先達具經世濟時之略者蓋尠近

若何念修侍郎張惕菴太史龔海峯觀察其才地濶達足以語此而惜皆未竟其用今獨閣下與少穆按察爲時而出冠倫魁能宏此遠謨是鄙人之所區區厚望耳虞升卿有言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閣下當及時振奮功名而勿以時事之難嗒然自餒也

與總督趙尚書書

遂樓尚書老前輩大人閣下日蒙騶從左顧咨訪桑梓諄諄愷惻有憂民之憂之至意蓋古之大臣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其道莫不如是海隅蒼生所以仰託庥蔭曷有既極竊惟敝鄉近日之大患上游則怵於宄賊之刦奪下游則困於豪強之械鬥刦奪之患但使州縣勿諱盜捕役勿養賊陸路修擴汛堡水路造設哨船增置兵丁移駐營弁嚴令往來巡邏以獲盜有無多寡為誅賞得其巢穴則劇盜亦可攻也械鬥異於是蓋刦奪之亂在外械鬥之亂在內亂在外者

其疾爲癰疽爲痿痺亂在內者其疾爲癥瘕爲瘋癱爲狂怵爲蠱蠱數者之發皆足以殺人然而腹心之禍尤烈癥瘕者治之不得其道攻伐愈甚元氣愈敗十死四五瘋癱者十死六七狂怵者十死八九至於蠱蠱之發則雖良醫不及施藥石矣泉漳之械鬥是也頃承示禁止械鬥當責之生監族長將奏行之甚善甚善顧行法在人苟輕重權衡稍有畸倚於其間則法之始行利未形而害已不可勝道敢因閣下河海不擇細流之忱敬獻芻蕘以備萬一之採今泉漳之民之禍急矣侍數年遊清源知泉事頗

悉夫械鬭責之族長是也以族長固有治族之責者也生監非其責也夫鬪鬪攻鬭搶奪戕殺此亂民之行生監何涉焉徒以庶民有犯則逃生監無可逃也則傳之而至不至則詳革之矣故捕人行賄皆於生監乎是求其事乃遂儒冠代徒隸之役鬻舍為貨賂之媒而生監一入公門則拘縶挫辱貧者無寢食之安富者有魚肉之苦甚則校官與令長比為之羽翼以齮齕其弟子動則具詳學憲先褫衣巾幸而獄釋究白而生監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今若奏明以械鬭責生監牌札一馳風發雷厲誠慮有司奉行之過無

獄不藉端恫愒不問是非不量鉅細肆其凌虐艸芥

韋布非閤下所以化民造士之心也族長責之治族是矣然族長之富强有力足以服其衆者半懦而老貧力不足以制其衆者亦半其鄉與其族之少壯桀惡者勢常强且熾而族長勢常弱且孤或牽率而曲徇黨援或褁脅而强受挾持其中有無可奈何者曩者有司捕治是獄方且擇肥而噬焚燒其廬舍蹂躪其田園誘掠其貨財係累其老弱族之良而富者無一免焉彼其荼毒無可控訴久矣今若奏明以械鬬責族長一切峻繩以法恐適為不肖者授之刃而傳

人也下游緣此將無獄不株連族長訟未息而族長之身已踣家已破矣亦非閣下所以敦俗善政之心也然則生監與族長將聽其置身局外而法卒不得伸於天下乎非也學校之士有以私罪被控者移學取而究之不必護也其平居則責之循分守禮義勿為小人阿黨可矣如連牘扳引指其主謀喝令者十有九誣械鬥則多惡少年為之渠帥尤非生監所得把持皆可置勿問族長不必皆紳衿蓋有貧富賢愚之異族長不得其人得其人而權不足皆無以治其族必於族長房長之中擇其端良絜懋者立一人為

族正復立一人為族副奏明於　朝假之以約束舉劾之權嚴之以縱容曲庇之罰則任專而有所執持遇有議鬥集衆祠堂之時族正族副忠言勸阻族長責之房長房長責之家長及諸惡少年而鋒遂以殺勢遂以格如是然後族長得行其志有司得伸其法若其尋常雀鼠之訟族正族副可以判其曲直而止善也否則聽斷於官勿令每案牽涉使其僕僕然匍匐公庭則族長安而民事亦無不治設不幸而成械鬥將必有擒繫倡亂之人以獻者何兇之難緝哉夫止亂之道舍教化奚由教化之端舍學校奚始君子

之欲善俗興賢未有不先重士者也今之爲士能充蓄惡之心者寡矣若不亟崇其名節養其廉恥而使困辱於輿隸之手廹脅於賕賂之場以供饕餮之一飽則驅之爲不善而已矣雖有良士何樂爲儒官既重士矣假令士有不率教作奸犯科則以三尺治之易易耳豈必摶擊讀書之人爲武健哉比閭族黨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有辠奇衺相及縣鄙鄰隣相糾相受此古者所以禁暴弭姦之法也司徒之條曰安富調人之職曰和難此古者所以保民畜衆之方也漢置鄉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職聽訟猶近古比長隣

長閭胥里宰之義今設族正族副則於惇宗收族之中寓教讓息爭之道其效尤速侍愚以為請先嚴諭族長勿庇奸惡而縱强暴示以法之必行切誡令長勿任胥役而虐無辜示以情之不可咈捄時之務孰急於斯區區鄉黨之私妄思萬一裨周名之治而遂忘其冒瀆不勝悚惶之至伏惟鑒察

## 與孫制府書

去歲敝鄉上下游冬收少歉米價騰涌荷蒙大君子未雨綢繆憂民之憂若痌瘝之切於身謀運臺米接濟民食兼以福寧一郡豐稔檄行招販又疏請由海道轉餫浙米慮事周詳忠而能敵濱海蒼黔仰賴泰山之雲崇朝而雨生成盛德淪浹肌髓無有涯涘叨在宇下孰不受賜仁人乃者上察天時下揆人事鄙人迂愚猶不能無少憂慮願因閣下面覆之餘陳其一二臺米惟噶瑪蘭出産最多水道由淡水直抵五虎門最近運費亦省海口關津今文武悉歸鈐轄嚴

稽婪索可免阻難而去冬風信非時遂以中止臺郡米價亦昂去冬兩抵廈門合五萬石泉漳之間頓解庚癸聞今春尚可來十餘萬石果爾則下游可以無飢然未知得至省門與否也福寧之米緣猾商料理不善馴致阻閡所恃以無恐者浙米豐而賤販運甚易耳不料江左海運需舟楚艘不敢南下江北索舟騷擾吳越之米驟長以倍除前募三萬石外竟不能再運顆粒此誠意計不及逆睹而三萬石之商船亦未審何日至閩也去秋流星之異光若震電鳴若天鼓私按占經多主飢饉入正月來始春先雷陰雨連

縣深虞二麥浥爛倘雜糧亦損則民食益艱頃都會
米價石錢四千五百日復一日勢將不可遏禦近者
旣日形窘急遠者復乞糴無塗左右迫塞豈不危心
所謂揆人事察天時不能不憂慮者此也昨與陸邑
侯商略及之竊議平糶之事閣下曩爲藩伯措置至
善桑梓毗庶感戴迄今遵而行之舊章具在但當時
縣倉尚藏新穀乾潔易於散放今則貯積空虛僅存
陳朽恐糴者嘖有煩言且往昔乾隆乙卯之荒戶部
薩露蕭身總鹺商倡捐千金鳩貲煮賑道光辛巳之
平糶分派數商供應諸廠飯飲今則鹽務弛敝商力

凋殘區區輸將少能應命陸邑侯又欲令紳民捐施
金錢以錢代米頗便窮民但城中萬戶殷者千不二
三聞有豪民富紳厚自封殖誠非閭鄙之人口舌能
爭倉箱之積城中本稀而四鄉之足穀翁與紳士素
不謀面莫諳虛實陸邑侯又慮勸糶輾轉稽延欲先
借帑墊發然借帑墊發貴糴賤糶它日歸欵虧折累
官不可爲也鄙意以爲此時急務平糶固不容已然
當勸糶於鄉而後可平糶於城市勸糶於鄉當使賢
令長親往婉諭加以體皃庶望樹之風聲一呼四應
或擇紳士協同曉說亦可導達話言陸邑侯廉正仁

明乎於輿論必足力肩茲役此外則鄙人所知者胡永福方閫清不失爲賢可以協力其勸諭之道則開之以任恤之義明之以倍市之利動之以積善之福怵之以閉糶之禍誘之以拊循之暖予之以旌獎之榮則民亦必有忻然嚮慕者矣鄉米既出然後運至省垣約兩首邑須得二萬石設廠分糶恩逮貧民若其本鄉人戶丁糧按冊可稽統核本鄉需米若干富家藏穀若干許酌如額糶與貧戶其餘穀米咸可酌運出鄉惡子不得強糶土豪不能隱匿民情平均自無怨咨閩邑南洲數鄉儲粟極夥向以色低價減未

肯出放若施勸諭殆無不諾舉此而推它可類仿淡水噶瑪蘭兩廳須方委員調署然李明府尚未卸印呂通守亦在省治何不竝檄乘東南風信之便急集米艘招赴販運朝發夕至速於置郵倒縣立解利溥無窮此可竝行不悖以濟不足者也敢布腹心伏唯裁察

與張翰山書

翰山足下得去冬手牘具悉一切　聖恩賜還館職天下瞻仰固不獨爲足下一人慶也比始聞足下往事同星吏議者謂應分謗當塗而足下處之恬然不肯諉過其器量過人非可尋常肊測以前日之安於受過則知它日之忠誠報稱豈待問而信哉僕前書所勸省躬繩己益矢氷兢云者猶爲未知足下之深而足下虛懷若谷以爲切中身心永奉著蔡何從善之勇也足下堅篤之性狷介之操實足以振積俗而敦薄夫今方遭際　聖明優被湔祓簡在

帝心思遲非常僕以爲匪特如枒子厚恩以文章報
國恩蓋當聿求致　君澤民之術以豫備榱棟
舟梁之用然後無負　朝廷耳足下勉乎哉慈闈在
瓊看兄侍奉可慰遠宦僕老母今年七十有九臥疾
兩載幸無痛苦神明不亂飲食如常但氣力日羸耳
憂末由少釋自維上之不能行道佐時使功業施於
四方次之不能淑身篤學使德誼高於鄉鄙二者皆
無足以爲高堂歡下之又不能用勞養志使錢帛充
於所親憂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
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可告無罪於膝下也然學道不

至荒惰輒起鄙吝頓萌氣衰神苶苦難振奮如何如
何離違盈紀懷想為勞惟自愛不備

# 答朱詠齋侍郎書

詠齋侍郎閣下今春奉手教意欲有所進芻蕘而懼干罪戾將言復止又常以事牽蔓軀多病因是稽遲比於芸舫撫部所獲悉閣下被彈顛末伏讀諭旨仰賴　聖明洞燭優予褒嘉知廉正之有執察怨謗之皆誣俾海內懷忠秉直之士罔不聞風感奮爭自濯磨然非閣下貞毅足以孚天眷誠慤足以動昊蒼豈能辨顏回之塵飯洗樂羊之篋書耶故君子之所守不可以不慎也浙江包漕之弊多在嘉湖而杭則尠閣下前疏未嘗區別又專

責紳衿而無一語及墨吏似失之偏重加以嫉惡過嚴求治太急此毀訕之所由興也然亦二十年以來狃於寬緩之治一旦束縛拂戾使然今旣經挫抑之後庶幾漸就繩尺閣下其勿因謗口之故頓改弦轍以自求悅於人也惟立教之道嘉善而矜不能則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棄材願少留意末俗澆惡頑鈍列庠序者罕能尚志敦行砥厲廉隅行險儌倖冒利無恥滔滔者皆是也蓋教化之失其道非一日矣安得如閣下十數輩不畏強禦執法如山而一一力挽旣倒之狂瀾乎抑鄙人以爲救弊之法仍不越乎重廉

恥而崇經術廉恥重則有以養其羞惡之心經術崇則有以熄其浮薄之氣夫然後本實不撥而敎化可施若緣飾時藝以竊科名炫鬻詩詞以競聲氣者引而歸之正路可也捨而置之度外可也此在高位者之所得爲而在下位者或力不足而志不遂勢不伸而法不張有咨嗟太息而已矣以相知愛之深爲閣下喜其道之得行而慨乎言之亦所以堅閣下之自信也

答同年盧厚山侍郎書

夏末奉札敬悉一切近狀頃西陲孔棘閣下奉
命起家馳赴關隴區畫軍需
聖明倚重屹若長城海內望風庶措邊圉於磐石之
安而艱鉅所投至交如弟亦不能不從數千里外爲
閣下寢食懸懸也惟禱祝
天威所加滅此朝食振旅遄歸則資糧扉屨之供不
虞支詘閣下亦得奏股肱心膂之功上膺懋賞耳閩
中臺灣械鬥焚掠殺傷甚於叛亂幸孫尚書調兵五
千踰海鎮壓事閱數月幸旋銷熄誠吏民疆土之福

大府涉冬可內渡矣閤下柱石之材爲　國經營宣力近開始見二毛願善自攝衛強固神志以答天寵如弟蚤衰多病林下栖遲不足煩注念也承示公子讀書事竊以爲末俗波靡少年易騖紛華高門貴胄又有親朋僕從招誘爲非或獻諛競諂助成其驕戾之性故世家子弟往往墮入豪華傲惰之塗而不自知其過也嘗謂子弟固不可不讀書至於問學之優劣科名之得失有天存焉不必苛繩惟爲人之道守身接物必不可不事事循分依理知稼穡之艱難安服食之節儉畏父兄若嚴君視臧獲如人子

則所以養德性而惜福澤者優游有餘矣然惟賴良師益友朝夕啟迪漸漬既深則驕佚燕僻之念無自而生古人謂習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行正道不能毋正雖大夫士庶之家未有不由此以成其教者也閣下賢勞靡盬未遑家事緣前札有過慮語恃平生膠漆之情有同骨肉敢復覼縷言之欲以寬達者之懷而助左右視聽之百一惟閣下垂察肅問起居不莊不備

與薩蕙如書十七歲作

壽祺聞仲宣以學鳴而伯喈為之傾心長吉以才顯而昌黎為之折交由此言之前後塵埃章相道義雖無接後進名曷可少哉壽祺鄙陋隨諸君子之末初識執事竊窺執事天情高曠有振衣千仞之槩壽祺雖顓蒙私未嘗不以執事為古之人而非今之人也壽祺年十有七務植悁悁未遠塵俗自念上之不能以高行遂學擅袊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次之不能以雄節偉略建樹奇勛如終孺子班仲升下之不能以焠掌苦學足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觀賢人之光

燿則頹怍蘇子由求天下之奇聞壯觀則未遑爲司馬子長數者皆短藐然不足以語海言天蓋亦彰矣然壽祺亦自守澹静力絶徽逐非同志一人弗与交而其胸中則時有退然如不勝衣之懐浩浩落落憐才千古之心慨慷鬱勃不可告人之意顧自以不得師如黄叔度不得友如郭林宗則恐其德器文學遂無成雖小有才而終不得當於大雅也執事承文獻之遺負著作之能駸駸乎式晚近而追正始如壽祺等比其視猶鸞鳩斥鴳也固宜乃頃者一俯觀鄙作遂殷然而奬進之出所有以誨之降德以親納之壽

祺茲則念不敢至焉且夫天下之患向聲背實闇於自見文人相輕自古所譏丈夫平生得一知己豈以自雄亦務於聞教以鞭自繩度而已今壽祺於執事雖猶管蠡之見然不可謂非知執事執事過辱拂拭亦不可謂非遇壽祺厚是以不揣其愚私披悃愊執事其以為童子無知乎則不敢及緒論之聞也其誠以為可教乎則深有望於切劘之助也且君子之與人交誠知其可進則與之不暇逆計其成虧也故願執事察壽祺之款實矜其蠢弱諒其胸中之奇憫其偸於師友之資曲加誘導俾得廣於聞教而毋吝於

切劘以盡仁人君子之用心則壽祺於仲宣長吉雖瞠乎其後庶幾自今仰跂焉而執事之扶翼吾黨即以儕諸伯喈昌黎抑且未肯多讓

答王伯申尚書書

去冬接奉手教謹悉前呈拙刻已塵清覽辱奨借過情徒增慙恧伏維尚書閣下懋膺　天寵榮長春宮政禧綏豫侍奉萬福為頌恭校康熙字典曾否竣事此書部分多依梅氏字彙之舊與說文玉篇類篇異每字音切往往匯合群書為一不易分別不識今何以析之壽祺曩在京師竊聞緒論亦欲謀談經義希附於石渠虎觀之徒而才質駑鈍無由致專歸里以來疲於文字之役精力衰減學卒無成視閣下一門傳業冠絕海內比肩許鄭陵轢孔賈相去奚啻千里

耶樅兒年少妄喜治經穿穴注疏頗有心得東夾西夾攷一篇主焦里堂說以為東堂東向西堂西向東西序之端折而為南墉而謂東夾西夾即東西堂無室之名夾夾室乃門夾之室仍辨焦氏之解夾室為誤其義似淵淵而殊碻既而見淩仲子胡竹邨皆嘗駮難焦氏且彖来札下詢壽祺老矣不復能研思博攷竊念禮經中所言宮室之地必有足相印證者因命樅兒重鉤稽之大要據既夕記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之文斷東西堂之必非南向據特牲饋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特牲記饎爨在西壁之文斷西堂西

向故得近西辟據燕禮賓降立于西階西大射儀樂人懸宿于阼階東斷西堂下不可以為西階西東堂下不可以為阼階東據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小臣東堂下斷其在東堂之南者為東夾南在東堂之東者為東堂下據聘禮西夾之饌陳于西墉下斷東西堂之左右牆亦皆稱墉據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與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君臣小異斷東序東非即東堂乃東堂之南墉據士喪禮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喪大記祝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斷祝所負墉即東堂之南墉而非

房之南墉縱兒又謂鄉射禮賓與主人袒決遂言堂東堂西說決襲言序東序西足見兩地之相近而非一處聘禮堂上之豆西陳東上而西夾之豆變而南陳北上明其為面東異向昭然矣西夾之壺西上東陳而東夾之壺變而東上西陳明其為面西異向昭然矣尚書西夾南嚮當以西夾斷句南嚮連下就敷席言之不可以西夾南嚮為句矣皆於禮經推勘精密比附貫串千載後猶可攷見古人宮室之制其發明毛詩鄭箋改字亦間有前人所未及者未始非說經之一助彙蒙許可姑令灾梨俾得廣於請益今奉

呈禮說毛詩箋說二冊伏乞通儒尊宿教所不逮庶幾兩世執經咸承師法少贛仲師同授金嚴之業賈徽景伯踵遊塗惲之門終獲津梁不迷軌轍則臨淮都養亦受尚書后氏曲臺並傳小戴青蠅不脛而致千里皆光祿公與閣下喬梓之賜也感荷何有涯涘

與方彥聞令君書

彥聞先生令君執事日者承撤以鄙撰東越儒林文苑兩傳標題居其大銘而所錄乃　本朝人物於義未符誠嚴誠覈壽祺先於嘉慶十有四年充　國史館總纂專㧉儒林文苑兩傳尋以憂歸明年宮保儀徵公適在　京師當事延之獨纂儒林傳嘗以書屬壽祺採掇閩中人物是時壽祺方為張撫部恭注仁廟聖製全史詩未暇秉筆踰年編輯二卷上之史館而儀徵公已奉　命以漕帥赴南河矣朱詠齋侍郎時在史職錄副藏之館中而諸公莫適為主續採

儒林竟無一增遷延數年乃以儀徵公所撰　奏御
文苑則遅之又久未審何時竣事去歲及門慫恿付
鋟前稿因繫之史館不更標明時代遂蹈踈忽失於
𦕅察非遇執事昌幽闡過耶壽祺嘗稽討故籍如唐
谷況燕南記止載成德一鎮事宋張守約蜀記止載
孟昶事周密武林舊事止記南渡都城雜事無名氏
京口耆舊傳始宋初迄瑞平嘉熙句延慶錦里耆舊
傳始唐中和迄周乾德明楊循吉吳中往哲記止載
明初李濂祥符鄉賢傳自明初迄嘉靖張大復崑山
人物傳名宦傳戚元佐檇李往哲編皆始洪武迄萬

秝　國朝孫奇逢中州人物攷孫承澤畿輔人物志
盛楓嘉禾獻徵錄皆止錄明人而唐黃璞閩川名士
傳專錄神龍以來知名者周蔣文惲閩中實錄專記
王審知父子事遺式尤切近自昔搢紳之士循習相
沿各有取爾史記綜括數千載文起黃農而儒林一
傳亦專敘漢世經師援兹比方是或一道殆以言非
一端事有緣起自著簡首本意可尋與且夫子長列
傳僅首夷齊伯起史書旁收潦蜀馬續人表乃盡攙
年孟堅天文無預漢事揆其體例莫逃子元之糺彈
何況餘子壽祺仰承指示覺悟未遑擬於兩傳上各

增後字較相區別庶免乖違又敝鄉明陳鳴雀有東越文苑著録　四庫踵而為之固其宜也仍乞執事不吝教誨幸甚

答陳石士閣學書

頃奉手教謂鄙撰通志凡例儒林一門必有朱子不足以示尊崇欲仍宋史道學之舊案周禮曰儒以道得民禮記有儒行篇經典釋文引鄭君三禮目錄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荀子有雅儒有大儒以周公仲尼功業為大儒之效楊子言通天地人曰儒王充亦言有雅儒有鴻儒然則儒也者備道德賅政猷括問學古者以稱周公仲尼後賢又何加焉儒林文苑肇於馬范林苑皆叢萃包羅之義儒林紀傳經授受之源流類而

叙之以明家法而班史於賈誼董仲舒兒寬朱雲彭宣王吉貢禹夏侯始昌京房翼奉蕭望之之倫雖列儒林複立專傳後漢魯恭伏湛曹褒鄭元鄭興衆范升陳元賈逵桓榮丁鴻馬融蔡邕諸傳並循此例蓋彙傳所以表經師專傳所以尊名臣其有經術足以綜諸家節義足以範一代推而揚之使異於章句之師雖人非一科然未嘗更立名目也道學之名剏自元人古無是稱不可以爲典要且道外無儒儒外無道道之與儒將何分判宋史道學之外復有儒林東萊西山擯諸程朱之外入附出汚豈能郅當唐書儒

學之名亦本史漢踐履之賢著述之彥莫不幷包其中同條共貫擇之權衡無庸更易夫聖門四科游夏列於文學孔子語子夏以爲君子儒語子游以學道舍儒何以爲道舍學何以爲儒紫陽大賢百世尊仰然平心而論正與游夏伯仲使紫陽而在亦未敢自謂僞二賢而上之也必欲因仍宋史之舊道學儒林歧而爲二乖違舊章失所依據欲崇道學轉蹈不經恐徒供通人之竊笑耳謹案　國朝　欽定續通志列傳以宋史道學併入儒林今謹遵義例以破羣疑而朱子則專立列傳仍循史漢之法若蕭漁鄉

貢所述閣下之意謂當以紫陽弟子類聚其師之後此盖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後漢書鄭太傳附紀左原以下諸人之體使知一脉師承累世不墜然施之省志則無以處夫非桑梓而在門牆者鄙意欲以朱子之書效蜀志之傳諸葛忠武侯詳敘篇目别其體要使學者有所考焉則不必立道學之名而大儒之宗旨定矣乞閣下終教之幸甚

答張亨甫書

亨甫足下今年得都下兩書並示近作知足下交游道廣名譟京師然借貲求官不成秋試又不得志旅居骯髒倦而思歸噫亦困矣誦婁光堂詩壯其才未嘗不哀其志而悲其遇之窮至與朝鮮從事言別從事失聲長號而足下長歌當泣使僕覽之亦潸然欲涕又怪以足下之才奚讓雞林之誦樂天新羅之師茂挺而不能爭得失於一夫之目忘毀譽於一時之口抑獨何也於戲自古抑塞磊落之士率皆跅弛不羈偏傲自遂與時齟齬而不可相合求如鄭次都之

厚君章牛僧孺之護牧之豈易得哉雖然敝通廢黜時不偶也臺卿屯阨命不辰也亨甫自視所遭類之否乎夢得蹭蹬傷躁進也飛卿落魄坐輕狂也亨甫自視所性類之否乎茂秦見擯競時名也對山穨唐事素節也亨甫自視所操類之否乎嗟乎世途之巇巇於盂門人心之詭詭於焦原虎尾春氷朝夕惕厲猶懼失墜無鄉莫之或避而況放言高論侈心盛氣以觸之其不速謗也幾希嗟乎亨甫不平勿鳴繩已易暗責人則明人知閑其閾莫知閑其情子怨人之嫉尊人亦畏子之脣舌巨闕豪曹太剛則折垂棘懸

藜在泥則涅騄駬一蹶不如跛牂雞彝有壘不盛醴漿是故君子必慎其所處也嗟乎亨甫子鼐鼎盛如木華溢下帷發憤歸有餘師三年南北意與歲馳脊令賫涕鳥烏懷飢子不出而遂名韁劃利幅天下孰與子曳觭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吾爲子賦鳴臯之歌詠小山之詞盍爲澤雉之飲啄山梁毋爲黃鵠之浮游四海也

答林平階解元書

頃奉札具悉年兄足下講授金門學業日富爲慰所示云云其人素不相知其事尚無實據僕固未嘗許以排解也承足下自辨不預外事恐汨沒於勢利之中致失秀才面目而以嫌疑之跡關人名節輾轉不安急於剖白善夫足下之言也士君子檢身砥行不當如是耶學者知自愛其身名則義利明而廉恥立僕以此硜硜數十年僅比於鄉鄙自好之徒以求附狷者之列然還顧衿佩冠紳之倫其不軼短垣而踰之者尠矣及門二三子卓然有守者亦指不多屈不

意足下之拔歷脫垢助我大聲疾呼以醒衆醉也使為士者盡如足下之立志天下安有決舊坊而倒狂瀾之患執足下能充是心以往則它時立　朝莅官其不為利怵而威惕也必矣僕之所以為足下喜而不寐者非獨一日一事而已也衰朽餘生意氣消阻得足下乃復自壯頃冗卒孄酬應特草此以報足下且堅其不磷不緇之操

與梁茝林藩伯書

葉上舍歸遠奉答示寄賜詩集及滄浪亭題詠數種光彩煥發若錫百朋復蒙惠貺多金助録鄙草感荷感荷閣下政學閎通固宜傳播宇內慰爭睹星雲之願若下走學步邯鄲不足以及前人踵武豈意君子欲誘而進之著作之林俯仰懷慚曷由仰酬盛意滄浪亭名跡閱年七百得閣下重葺而新之風雅勃興宅日繼綿津而擁節旄高風勝韻益可知也許不棄紫藤花菴集從其家索借一卷乃游粵時家山雜憶詩百餘首此外渺不可得滄浪亭游䜩之作未由捜

訪矣壽祺比年採輯石齋黄先生文集自康熙閒鄭
虛舟刻本外得見鄭白麓編次本洪石秋元編本並
借録副墨益以逸文逸詩凡數十冊先生能爲秦漢
魏晉之文虎躍鯨鏗爲海内不傳之秘陸萊臧縣尹
勸鳩貲付鋟壽祺嘗言之孫宫保忻然許諾今擬求
同志集數百金明春開雕公布天下使知先生絶學
雄文百世不可磨滅是亦後學之責也吾鄉重建貢
院與恤嫠二事蓋千載盛舉壽祺皆幸得從事其閒
貢院物材充實罕有漏卮恤嫠則郡明人户詳悉察
訪城中紳衿之家煢獨困窮指不勝屈且有仕宦未

久而其妻妾女媳無以自存者此事誠斯須不可緩賴葉次幔縣尹捐銀八百兩復先墊金錢二千四百貫專心經營不遺餘力今夏閏月乃克舉行其始散給嫠婦百七十人洎冬已二百人矣閣下於此二事捐助千金桑梓沐膏飲澤垂諸無窮大丈夫得志行其所為不當如是耶貢院合諸郡縣勸捐得洋錢十餘萬計工費亦略相抵惟恤嫠經費猶未充裕願閣下順風而呼於同里之仕外者廣為慫恿功德益無涯涘幸亟圖之所示督辦新漕海運修浚吳淞江水利皆東南政賦最要閣下併營百務履勘周詳而所

援海忠介截漕故事請於大府者果與　朝廷意旨豫相符印明智識微見遠踰越尋常詎可以道里計耶夫賢士大夫以身任天下未有不投艱大而肩勤苦者也吳民之恃閣下如飢寒之於衣食不可以一日離雖甚委曲繁重固所以鍊其才性而絫其功業豈勞薪之可同歎與竊維吳中財賦之區天下根本而州縣徵求無藝支應公私豪紳蠹士挾制分肥聞諸道路江南包漕之利歲積三百萬緡夫此三百萬緡者竭黔首之脂膏而奉諸百餘長吏者也百餘長吏日浚其下取億萬之輸以招虎視又持此三百

萬緡之資以供鸇獺之一飽敲骨鑽髓民不堪命欲其無窮且死惡可得也今又聞當事議裁州縣浮收之數折十為八以塞其流意雖美而勢恐不行何者州縣征利於漕習為故常百數十年日增日重一旦裁減則必明立規則行之未久將以八折之額為正供而復詭設名目別加苛斂反踰舊例莫可究詰閭閻重困必轉溝壑此仁人在位之所憂也閣下處蕃宣之地總均輸之條繫蒼生之望而抱父母之慈度無不目繫恫瘝惻然憫念者適值大府有心釐飭不知何以銷六蝨而除五蠹願竚下風以聽德音為

國家居安而慮危也今日治河萬無上策漕政殆不能不改由海運若果參用至元至大故事三江改海漕大半可減東南民力十之三四庶幾喘喙其蘇朝夕樂業雖有海道風濤之險通倉收兑之難較之漕河相去倍蓰然乎否耶敢布區區伏惟垂察

與林少穆巡撫書

少穆侍郎開府閣下三月六日忻悉閣下榮膺 簡
命鎮撫江東
聖主視封圻之重過於河渠故旌旄駐濟甯甫三月
而擢畀大邦且鑒前疏之誠以酬志事
朝廷倚毗之隆交孚之篤近世所未有也非迪棐勤
施勲德若周名者孰能當此閣下曩再蒞吳有德於
吳人甚鉅吳人父兄而尸祝之日望節鉞之重來今
而後喜可知也然此海內蒼生之慶豈獨吳人哉江
南財賦半天下顧比年水患荐仍民氣凋敝箕斂浮

溢廚傳繁奢虛耗之弊在官多於在民紓之則養癰處之則瓦裂此誠軍國之憂也竊以為治去其太甚患防於未然除害馬以息勞紡一二可儆什伯矣閣下得無笑其言之愚且妄乎至於正本之道非屏供億而絶苞苴不足以執貪惏之口而養瘝痛之膚此閣下所優為而亦中外所為閣下共信者也閫中年不順成每憂飢餒凋敝日增鬥殺日熾脂膏日剝刑獄日繁貧無以養富無以安夫婦愁苦靡所控告此誠水深火熱之秋也栗原蓼白廉車始至人望屬焉惜皆席不暇暖遽還以去溪谿徂謝棟折榱傾幸得

仁明君子來爲總制海濱之福也不然桑梓之病安有瘳乎

答李太守論周尺漢尺書

昨承示蘇齋慮俿尺樣與壽祺仿刻曲阜孔氏漢尺合而辨山左金石志尺圖之誤疑曲阜顏氏周尺之長短不齊研覈精審不肯苟同誠善誠善王伯厚引呂大臨考古圖有玉尺壽祺家元大德本考古圖亦無之不獨明本及今本也則此圖脫佚久矣況冠雲所摹秦熺冊建武銅尺即儀徵阮宮保師重摹之王復齋鐘鼎欵識也冠雲據建武尺銘周尺漢錯欵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謂此近古最著因繪古尺圖以定周官祿田桂未谷譏其武斷冠雲未

見周尺也孔東塘得建初慮俿尺乃言漢章帝得玉尺鑄銅尺頒郡國又言漢儒有黍尺指尺之辨吳槎客譏其疏舛章帝未嘗鑄銅尺頒郡國漢儒未嘗辨黍尺指尺也然近儒考定建初尺並據銘文謂周尺漢尺晉前尺三者皆同壽祺核之蓋不盡然孔東塘記自云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當漢末尺八寸其所據古尺不知何時所據周尺殆非曲阜顏氏藏式抑隋志之周尺與所據漢末尺得非劉歆之銅斛尺與由此言之是周尺已不可得其真矣顏氏周尺鄒從蕭山王侍郎借摹而諸家未收不及

詢其自來既省中獄興侍郎歸此事遂廢今亦無由稽討矣按隋志有諸代尺度十五等其一周尺漢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爲晉前尺祖沖之所傳銅尺志引徐廣徐爰王隱等晉書云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勗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引梁武鐘律緯云祖沖之銅尺其銘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

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强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此其所校古器大氐漢尺為多耳然則漢尺與古尺微差也其二晉田父玉尺比晉前尺一分七氂志云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勗試以校已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鐘有昔題刺乃制為尺以相參驗長祖冲之尺校半分然則周尺與晉前尺祖冲之銅尺固不相同也其四漢官

尺晉始平銅尺志云比晉前尺一尺三分七毫又引蕭吉樂譜云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為此尺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以校勗尺短校四分晉志以泠道所得相傳謂之漢官尺隋志以始平所得為別一尺然二者皆章帝時所造然則漢尺與晉前尺殊差也王復齋鐘鼎欵識有晉銅尺銘與慮俿尺同程易疇云江眘齋考定諸家之說周尺得開元錢八枚以校此晉尺短一寸一分漢尺得大泉十枚以校此晉尺長二寸三分又案孔氏慮俿尺以校此晉尺長二分強然則周尺漢尺晉

尺率皆微差也程君又據王莽貨布泉力及大小泉流傳於今擇其輪郭完好者互校定爲莽時造錢布之尺與此晉尺豪髮不爽然鎦歆莽國師也銅斛尺即莽尺亦即漢末尺也顧何以與晉尺合與古尺周尺漢尺又微差與蓋自周以來數千年增損以漸或日久銷鎔勢使之然閣下援禮記鄭注周尺之數未之詳聞符於桂未谷之論碻然卓識夫鄭司農尚不能定周尺況至今日焉能一一比勘無謬哉儀徵師積古齋鐘鼎款識曰建初六年乃後漢章帝即位之六年辛巳距建武五十餘年時代既殊尺有贏縮不

害其為同也此言亦善為諸家之調人者乎蔡邕獨斷曰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陳祥道禮書曰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十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九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鍾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驗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爾此八寸尺之證也論周尺者於此得其大凡可矣唯閤下裁察之

## 與程梓庭制府書

壽祺頓首謹奉書梓庭尚書年大人閣下伏惟閣下名世之資衆宇蒼生所倚恃　朝廷重念海疆以閣下為巨川之舟楫萬目睽睽望之如歲如慈父母如大旱之雲霓蓋八閱月於今而節旄甫蒞茲土百端紛紜亟待整飭適臺陽不靖戎務倥偬旦夕東渡奏捧海澆熒之功元老壯猷輯綏軍國　上賞崇階不足為韓范多也再甦之慶奚止婆洋黎庶哉惟是重溟遠隔形勢與内地懸殊下車之始或當詢于芻蕘壽祺繫心桑梓之私敢布區區顧大賢恕其迂愚而

察之幸甚竊以臺灣閩粵雜處世為仇讎芥蔕細故動尋干戈加以內地無賴莠民視此間為奧雀之淵叢輕帆飛越歲積無算雖有官胥末由稽察此輩至則溺於賭飲鴉片狎邪之遊作奸犯科乘隙煽動厥亂易滋有司亦往往視此間為利藪禁戢不嚴淋虐弗戒衆怨所熾遂致燎原故伏莽之興屢見而不止也乃者賊氛肆擾戕害官弁彼於守令怨毒甚深頗得而甘心久矣此釀禍之源也然烏合之衆不過數千度其餘皆迫脅之徒非有堅甲利兵軍輜火藥足以抵抗久稽諸城無恙固守以俟大兵兵貴神速席

捲疾趨鼓柁乘風何難滅此朝食否亦遁逃山谷不敢出攖吾鋒此時提鎮兩軍蚤已抵臺旬日之間必有成效為今之計師干親赴其要約有數端一曰募義勇內地所調之兵多漳泉人以攻粵賊則可以攻漳泉之賊未必得力福州之兵亦多怯弱且聞安南盜船三十餘隻猖獗於白龍尾洋其地接壤粵東之龍門閩粵沿海各嚴防禦下游之兵今亦未便輕調往臺灣有變卒於彼中招募義民禦賊富者保護身家貧者希圖財賄或以義首管領或以將弁督率必能同心協力戰守有資勝於官兵之畏葸朱一貴林

爽文蔡牽諸逆之平均賴乎此舊章具在可覆按也一曰散脅從脅從者畏禍則隨貪利則去誠使豫張明示出以惇誠諭以禍福令其幡然改悔解散投歸多一蟻附之民即少一鴟張之賊黨羽先除凶渠窮蹙自然立見敗亡矣一曰審地形臺地山高溪夥箐密林深內山逈近生番賊每潛相誘結負固匿藏故盜賊出沒之區蹤跡屯聚之地何者宜批亢而擣虛何者宜乘堅而攻瑕何者可以設伏何者可以剪翳伐木必得本土人士始詳形勢而後進兵無阻賊在吾目中矣一曰懸重賞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賊

雖好亂豈能固結人心與同生死誠使義民有能殺賊或彼中有能殺賊首以降者驗明並予重賞匝月之内巨憝可盡殲矣一曰撫難民賊掠財於民因糧於民被賊之家困阨無依急為撫綏尚可存活或移置郡城或令各莊自相衛護鄉保官以游兵策應庶民心有所恃而無恐否則非歸於萑苻亦轉於溝壑矣醜類既滅剿須搜捕竄逸無俾遺種善後之要亦有數端一曰擇有司臺灣富庶人情耽逐可以為海嶠藩籬之藉不可以為州縣調劑之資以為調劑州縣是縱之濫竽以恣魚肉也撫馭乖方蕭牆禍起

前車覆轍其可蹈乎有司誠賢則民不生亂首在潔廉次在明斷勿惑胥役勿徇僕從察獄以情曉民以義雖有邪慝曷從而興一曰禁奸究偷渡者嚴立科法管口者毋任家丁姦慝之逋逃漸少則良善之生聚可安埔裏社水沙連諸番地漢民各萃數萬亟難禁絕曩大吏屢議闢境設官緣畊墾田土不得統理之人因而中止今縱未及定制亦宜嚴定畫界俾番民不相侵越漢奸不得滋事亦杜亂萌之一塗可以推及者也一曰肅戎政閩兵多出傭代老弱參半或有籍而無人臺地戍防之兵三歲一易無室家之戀

而有驕樂之心將與卒不相習兵與民不相親指麾不靈惰與懦并其溺於賭飲鴉片狹邪之游與奸民無異也此安望其緩急足恃乎今必堅明約束簡練軍實壁壘一新秋毫無犯使法立知恩然後可用其宅詢事考言察吏安民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方固閣下所揩之裕如者閣下剛果有爲釐工熙采保民如子疾惡如風宏此遠謨海隅孰不引領以望雖然臺灣瘠疥癬之疾變生倉卒故未免震驚我師出征疾則迅雷不及掩耳緩則潰癰難於收拾其實螳臂焉能當車哉所憂者乃在內地耳閩中土瘠民貧產

米有限向來仰食上游近生齒浩穰上游又常禁鄉不糶外境其來者亦不足以濟福州則與泉漳同仰食於臺灣去年浙撫奏開海禁招運臺米連艘以往不下數十萬石自去冬迄今春福州糧價騰涌海米稀至遂有今夏四月民變之事六月蚤稻登場甚稔而連歲歉薄戶鮮蓋藏八月閒猝遭海溢大水渰田颶風傷穀徧及下游晚收僅得十之四五長樂福清水災入告秋後米價日高臺陽軍興商船裹足頃石米緡錢四千二三百其勢未有所止冬末春初將復如何不必待青黃不接而已有岌岌之形福興泉漳

四郡人心皇皇飢餒之餘恐生他變不可不未雨綢
繆若延踰臘則緩而無及矣比借撥浙江江西二十
萬石之米本援乾隆六十年舊例然聞當時　諭
旨綦嚴而省終止運到萬餘石此次料亦不過爾爾
車薪杯水豈能補救倘可請截留江浙漕米庶幾有
濟海外多事之秋諒蒙　俞旨耳昨夕奉謁面陳
承諾此事刻刻在心宜更設法而戎機孔棘尅日兼
程誠慮無暇及此然此尤根本之計腹心之憂不敢
不先詳切以告要非一人之私言也惟閣下圖之

與張翰山臬使書

越中鹽務積疲賴君子竭力整頓體國公忠豈時俗所能預頒承示今日費繁課重民窮而易為非誠探本之論然商賈驕奢耗靡之病與作奸犯科之民相去不能以寸痼疾已深及今潰敗安可救藥耶自古天下生財之道農田而外禺筴為大理財之政吏吾而外同時為最然當時無大賈操奇贏其閒天下之利與天下共之而國日以富後世責課於商而緝私於民商日肥民日瘠而國日貧其究也商亦日蹙而國卒不富此其故可思也昔顧亭林言今之官鹽皆

私令之私鹽皆官也夫舉自食其力安分之良民而
槩目以私梟罝觳帑誤課榮私舞弊之奸商而悉逃
法網欲禁令之行不可得也况望其有益於國乎故
愚以為末流富足之術舍鹽政無它塗鹽政之興舍
取稅於場竈而去官私之名無善策取稅於場竈無
私非官事不煩而課日增歲可羸財數百萬海濱之
人皆有以為生而無盜賊之患視募商輸課設引行
銷嚴刑峻法束縛馳驟者利害不相去倍蓰耶顧無
若勾管之官與吏胥利藪在是雖下廷議未有不百
計阻撓之者則其說亦孤懸於世而已矣聞執事擬

浙鹽條議甚善不審可行之閩否望錄草見示閩鹽尤萬難振作非盡改弦而更張之不可也慎獄之司彼中較閩爲省以執事明允蒞之必無寬濫耳僕頃讀左氏傳言魯以相忍爲國晉不心競而力爭竊兩非之然如南蒯公斂處父之徒安可使一日肆其爪牙范匄之不戒象齒蘶季之不奉中軍陽處父賈季之易置私人更有宵小播弄其間蜩螗沸羹之禍未必不萌乎此僕家居嘗感往事而發次室之嘯不自知其迂且愚也聊爲執事述之